

李有才板話

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 著



目 錄

小二黑結婚	一
李有才板話	二七
孟祥英翻身	九
地板	一九
福貴	三九

小二黑結婚

一 神仙的忌諱

『劉家蛟有兩個神仙，鄰近各村無人不曉：一個是前莊上的二孔明，一個是後莊上的三仙姑。二孔明原來叫劉修德，當年作過生意，抬腳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，看一看黃道黑道。三仙姑是後莊于福的老婆，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。』

二孔明忌諱『不宜栽種』，三仙姑忌諱『米爛了』。這裏邊有兩個小故事：有一年春天大旱，直到陰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。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種地，二孔明看

了看曆書，又切指算了一下說：『今日不宜栽種。』初五日，是端午，他歷年就不在端午這天做什麼，又不曾種；初六倒是個黃道吉日，可惜地乾了，雖然勉強把他的四畝穀子種上了，却沒有出够一半。後來直到十五才又下雨，別人家都在地裏鋤苗，二孔明却領着兩個孩子在地裏補空子。鄰家有個後生，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孔明便問道：『老漢！今天宜栽種不宜？』二孔明翻了他一眼，扭轉頭返回去了，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爲笑談。

三仙姑有個女孩叫小芹。一天，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裏問病，三仙姑坐在香案後唱，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聽。小芹那年才九歲，晌午做撈飯，把米下進鍋裏了，聽見她娘哼得中聽，站在桌前聽了一會，把做飯也忘了。一會，金旺他爹出去小便，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：『快去撈飯！米爛了！』這句話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聽見，回去就傳開了。後來有些好玩笑的人，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『米爛了沒有？』

二 三仙姑的來歷

三仙姑下神，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，剛剛嫁給于福，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。于福是個老實後生，不多說一句話，只會在地裏死受。于福的娘早死了，只有個爹，父子兩個一上了地，家裏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。村裏的年輕人們覺着新媳婦太孤單，就慢慢自動的來跟新媳婦作伴，不幾天就集合了一大羣，每天嘻嘻哈哈，十分闊綽。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，有一天發了脾氣，大罵一頓，雖然把外人擋住了，新媳婦却跟他鬧起來。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，躺在炕上，誰也叫不起來，父子兩個沒了辦法。鄰家有個老婆替她請了一個神婆子，在她家下了一回神，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，她也哼哼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，從此以後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來，別人也給她燒起香來求財問病，三仙姑的香案便從此設起來了。
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裏去，要說是去問神，還不如說是去看聖像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，衣服穿得更新鮮，頭髮梳得更光滑，首飾擦得更明，官粉搽得更勻；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來轉去。

這是三十來年前的事。當時的青年，如今都已留下鬍子，家裏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羣，所以除了幾個老光棍，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裏去了。三仙姑却和家不同，雖然已經四十五歲，却偏愛當個老來俏，小鞋上仍要繡花，褲腿上仍要鑲邊，頂門上的頭髮脫光了，用黑手帕蓋起來，只可惜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，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。

老相好都不來了，幾個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，三仙姑又團結了一夥孩子們，比當年的老相好更多，更俏皮。

三仙姑有什麼本領能團結這夥青年呢？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。

三 小 芹

三仙姑前後共生過六個孩子，就有五個沒有成人，只落了一個女兒，名叫小芹。小芹當兩三歲時候，就非常伶俐乖巧，三仙姑的老相好們，這個抱過來說是『我的』，那個抱起來說是『我的』，後來小芹長到五六歲，知道這不是好話，三仙姑教她說：『誰再這麼說，你就說「是你的姑姑」。』說了幾回，果然沒有人再提了。

小芹今年十八了，村裏的輕薄人說，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。青年小夥子們，有事沒事，總想跟小芹說句話。小芹去洗衣服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；小芹上樹採野菜，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。

吃飯時候，鄰居們端上碗愛到三仙姑那裏坐一會，前莊上的人來回一里路，也並不覺得遠。這已經是三十年來的老規矩，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，却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。三仙姑起先還以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，日子長了，青年們並不真正

跟她接近，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，才知道人家來了爲的是小芹。

不過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樣：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，實際上却不跟人亂來，近二三年，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。前年夏天，有一天前晌，于福去地，三仙姑去串門，家裏只留下小芹一個人，金旺來了，嘻皮笑臉向小芹說：『這會可算是個空子吧？』小芹板起臉來說：『金旺哥！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！你也是娶媳婦大漢了！』金旺撇撇嘴說：『咦！裝什麼假正經？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！有便宜大家討開點，沒事；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！』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：『不用裝模作樣了！』不料小芹大聲喊道：『金旺！』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。一邊還咄咄道：『等得住你！』說着就悄悄溜走了。

四 金旺弟兄

提起金旺來，劉家蛟沒有人不恨他，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。

金旺他爹雖是個莊稼人，却是劉家蛟一隻虎，當過幾十年老社首，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。金旺長到十七八歲，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，興旺也學會了幫虎吃食，從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誰，就不用親自動手，只要下個命令，自有金旺興旺代辦。

抗戰初年，漢奸敵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，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，金旺興旺弟兄兩個，給一枝潰兵作了內線工作，引路綁票，講價贖人，又做巫婆又做鬼，兩頭出面裝好人。後來八路軍來，打垮潰兵土匪，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蛟。

山裏人本來就胆子小，經過幾個月大混亂，死了許多人，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。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、各救會、武委會，劉家蛟却除了縣府派來一個村長以外，誰也不願意當幹部。不久，縣裏派人來劉家蛟工作，要選舉村幹部，金旺跟興旺兩個人看出這又是掌權的機會，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幹，就把興旺選為武委會主任，把金旺選為村政委員，連金旺老婆也被選為婦救會主席，其他各幹部，硬捏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數。只有青抗先隊長，老頭子充不得。興旺看見小二黑這個小孩子漂亮好玩，隨便提了一下名就通過了，他爹二諸葛雖然不願，可是惹不起金旺，也沒有

敢說什麼。

村長是外來的，對村裏情形不十分了解，從此金旺興旺比前更厲害了，只要瞞住村長一個人，村裏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。這幾年來，村裏別的幹部雖然調換了幾個，而他兩個却好像鐵桶江山。大家對他兩個雖是恨恨入骨，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，都恐怕搬不倒他們，自己吃虧。

五 小二黑

小二黑，是二諸葛的二小子，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，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。說到他的漂亮，那不只在劉家較有名，每年正月扮故事，不論去到那一村，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。

小二黑沒有上過學，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幾個字。當他六歲時候，他爹就教他識字。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，也不是常識國語，而是從天干、地支、五行、八卦、

六十四卦名等學起，進一步便學些百中經、玉匣記、增刪卜易、麻衣神相、奇門遁甲、陰陽宅等書。小二黑從小就聰明，像那些算屬相、卜六壬課、念大小遊年或『甲子乙丑海中金』等口訣，不幾天就都弄熟了，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賣弄。因爲他長得伶俐可愛，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；這個說『二黑，算一算十歲屬什麼！』那個說『二黑，給我卜一課！』後來二諸葛因爲說『不宜栽種』誤了種地，老婆也埋怨，大黑也埋怨，莊上人都都傳爲笑談，小二黑也跟着這事受了許多奚落。那時候小二黑十三歲，已經懂得好歹了，可是大人們仍把他當成小孩來玩弄，好跟二諸葛開玩笑的，一到了家，常好對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：『二黑！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？』和小二黑年紀相仿的孩子們，一跟小二黑生了氣，就連聲喊道：『不宜栽種不宜栽種……』小二黑因爲這事，好幾個月見了人躲着走，從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氣，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。

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。那時候他才十六七，原不過在冬天夜長時候，跟着些閑人到三仙姑那裏湊熱鬧，後來跟小芹混熟了，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。

後莊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，二諸葛不願意，不願意的理由有三：第一小二黑是金命，小芹是火命，恐怕火尅金；第二小芹生在十月，是個犯月；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。恰巧在這時候彰德府來了一夥難民，其中有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，因為沒有吃的，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。二諸葛說是個便宜，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，切算了半天說：『千里姻緣使線牽，』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。

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適萬合適，小二黑却不認賬。父子們吵了幾天，二諸葛非養不行，小二黑說：『你願意養你就養着，反正我不要！』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，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。

六 鬥爭會

金旺自從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後，每日懷恨，總想設法報一報仇。有一次武委會訓練村幹部，恰巧小二黑發瘧疾沒有去。訓練完畢之後，金旺就向興旺說：『小二黑是

裝病，其實是被小芹勾引住了，可以鬥爭他一頓。」興旺就是武委會主任，從前也碰過小芹一回釘子，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，並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，發動婦救會也鬥爭小芹一番。金旺老婆現任婦救會主席，因為金旺好到小芹那裏去，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。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鬥爭小芹，這才是巴不得的機會，丟下活計，馬上就去佈置，第二天，村裏開了兩個鬥爭會，一個是武委會鬥爭小二黑，一個是婦救會鬥爭小芹。

小二黑自己沒有錯，當然不承認，嘴硬到底，興旺就下命令，把他捆起來送交政權機關處理。幸而村長腦筋清楚，勸興旺說：『小二黑發瘧是真的，不是裝病，至於跟別人戀愛，不是犯法的事，不能捆人家。』興旺說：『他已是有了女人的。』村長說：『村裏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。人家不承認是對的；男不過十六女不過十五，不到訂婚年齡。十來歲小姑娘，長大也不會承認這筆賬。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，誰也不能干涉。』興旺沒話說了，小二黑反要問他：『無故捆人犯法不犯，』經村長雙方勸解，才算放了完事。

興旺還沒有離村公所，小芹拉着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，她一進門就說：『村長！捉賊要贓，捉奸要雙，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？』興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，生怕說出這事與自己有關，趕緊溜走。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，費了好大一會唇舌，才給她們調解開。

七 三仙姑許親

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，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，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。

三仙姑却着了急。她跟小芹雖是母女，近幾年來却不對勁。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，青年們愛的是小芹。小二黑這個孩子，在三仙姑看來好像鮮果，可惜多一個小芹，就沒了自己的份兒。她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推出門去，可是因爲自己聲名不正，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親。開罷鬥爭會以後，風言風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

由結婚，她想要真是那樣的話，以後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，那是多麼可惜的事，因此託東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

『插起招軍旗，就有吃糧人』。有個吳先生是在閩錫山部下當過旅長的退職軍官，家裏很富，才死了老婆。他在奶奶廟大會上見過小芹一面，願意續她，媒人向三仙姑一說，三仙姑當然願意。不幾天過了禮帖，就算定了，三仙姑以爲了却一宗心事。

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如何肯聽她娘的話？過禮那一天，小芹跟她娘鬧起來，把吳先生送來的首飾綢緞扔下一地。媒人走後，小芹跟她娘說：『我不管！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！』

三仙姑愁住了，睡了半天，晚飯以後，說是神上了身，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來。她起先責備于福管不了家，後來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，還唱些什麼『前世姻緣由天定，不順天意活不成……』于福跪在地下哀求，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。小芹聽了這話，知道跟這個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麼道理來，乾脆躲了出去，讓她娘

一個人胡說。

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莊上去找小二黑，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，兩個就悄悄拉着手到一個大窰裏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。

八 拿 雙

小芹把她娘怎樣主婚怎樣裝神，唱些什麼，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，小二黑說：「不用理她！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，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，就能到區上登記，別人誰也作不了主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聽見外邊有脚步声，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，黑影裏站着四五個人，有一個說：「拿雙拿雙！」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，小二黑起了火，大叫道：「拿？沒有犯了法！」興旺也來了，下命令道：「捉住捉住！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，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！」小二黑說：「你說去那裏咱就去那裏，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！走！」興旺說：「走？便宜了你！把他捆起

來！』小二黑掙扎了一會，無奈沒有他們人多，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捆起來了。興旺說：『裏邊還有個女的，也捆起來！捉奸要雙，這是她自己說的！』說着就把小芹也捆起來了。

前莊上的人都還沒有睡，聽見有人吵架，有些人就跑出來看，麻桿火把下看見捆着的兩個人，大家不問就都知道八九分。二諸葛也出來了，見小二黑被人家捆起來，就跪在興旺面前哀求道：『興旺！咱兩家沒有什麼仇！看在我老漢面上，請你們諸位高高手……』興旺說：『這事情，我們管不了，送給上級再說吧！』小二黑說：『爹！你不用管！送到那裏也不犯法！我不怕他！』興旺說：『好小子！要硬你就硬到底！』又逼住三個民兵說：『帶他們走！』一個民兵問：『帶到村公所？』興旺說：『還到村公所幹什麼？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？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！』說着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。

九 二諸葛的神課

鄰居們見是興旺弟兄們捆人，也沒有人敢給小二黑講情，直等到他們走後，才把二諸葛招呼回家。

二諸葛連連搖頭說：『唉！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：前天早上我上地去，才上到嶺上，碰上個騎驢媳婦，穿了一身孝，我就知道壞了。我今年是羅睺星照運，要謹防帶孝的沖了運氣，因此那裏也不敢去，誰知躲也躲不過？昨天晚上二黑他娘夢見廟裏唱戲。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……唉！反正是時運，躲也躲不過。』他囉哩囉嗦念了一大堆，鄰居們聽了有些厭煩，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，就都散了。

有事人那裏睡得着？人散了之後，二諸葛家裏除了童養媳之外，三個人誰也沒有睡。二諸葛摸了摸臉，取出三個制錢占了一卦，占出之後嚇得他面色如土。他說：

「了不得呀了不得！丑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，火旺於夏，恐怕有些危險了。唉！人家把他選成青年隊長，我就說過不叫他當，小雜種硬要充人物頭！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，要不當隊長那裏犯得了軍法？」老婆也拍手跺腳道：「小爹呀！誰知道你要鬧這麼大的事啦？」大黑勸道：「不怕！事已經出下了，由他去吧！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，也犯不了什麼大罪！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，我先到區上打聽打聽！你們都睡吧！」說着點了個燈籠就走了。

二諸葛打發大黑去後，仍然低頭細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。停了一會，遠遠聽着有個女人哭，越哭越近，不大一會就來到窗下，一推門就進來了。二諸葛還沒有看清楚是誰，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，帶哭帶鬧說：「劉修德！還我閨女！你的孩子把我的閨女勾引到那裏了？還我……」二諸葛老婆正氣得死去活來，一看見來的是三仙姑，正趕上出氣，從炕上跳下來拉住她道：「你來了！好！省得我去找你！你母女兩個好生把我個孩子勾引壞，你倒有臉來找我！咱兩人也就到區上說說理！」兩個女人滾成一團，二諸葛一個人拉也拉不開，也再顧不上研究他的卦。三仙姑見二諸葛老婆已經

不顧了命，自己先胆怯了幾分，不敢戀戰，少鬧了一會掙脫出來就走了。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，被二諸葛攔回去，還罵個不休。

十 恩典恩典

二諸葛一夜沒有睡，一遍一遍唸：『大黑怎麼還不回來，大黑怎麼還不回來。』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區上走，走到半路，遠遠看見大黑、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，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，一個交通員。他遠遠就喊叫道：『大黑！怎麼樣？要緊不要緊？』大黑說：『沒有事！不怕！』說着就走到跟前，助理員跟三個民兵先走了。大黑告交通員說：『這就是我爹！』又向二諸葛說：『區上添傳你跟于福老婆。你去吧，沒有事！二黑跟小芹兩個人，一到區上就放開了。區上早就聽說興旺跟金旺兩個人不是東西，已經把他兩個人押起來了，還派助理員到咱村開大會調查他們橫行霸道的證據。我趕到那裏人家就問罷了，聽說區上還許咱二黑跟小芹結婚。』二諸葛說：『不犯罪就

好，結婚可不行，命相不對！你沒有聽說添傳我做什麼？」大黑說：「不知道，大約也沒有什麼大事。你去吧，我先回去告我娘說。」交通員說：「老漢！這就算見了你！你去吧，我再傳那一個去！」說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。

二諸葛到了區上，看見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條板橋上，他就指着小二黑罵道：「闖禍東西！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？你把老子嚇死了！不要臉！」區長道：「幹什麼？區公所是罵人的地方？」二諸葛不說話了。區長問：「你就是劉修德？」二諸葛答：「是！」問：「你給劉二黑收了個童養媳？」答：「是！」問：「今年幾歲了？」答：「屬猴的，十二歲了。」區長說：「女不過十五歲不能訂婚，把人家退回娘家去，劉二黑已經跟于小芹訂婚了！」二諸葛說：「她只有個爹，也不知逃難逃到那裏去了，退也沒處退。女不過十五不能訂婚，那不過是官家規定，其實鄉間七八歲訂婚的多着哩。請區長恩典恩典就過去了……」區長說：「凡是不合法的訂婚，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！」二諸葛說：「我這是兩家情願！」區長問小二黑道：「劉二黑！你願意不願意？」小二黑說：「不願意！」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，瞪了小二黑一

眼道：『由你啦？』區長道：『給他訂婚不由他，難道由你啦？老漢！如今是婚姻自主，由不得你了！你家養的那個小姑娘，要真是沒有娘家，就算成你的閨女好了。』二諸葛道：『那也可以，不過還得請區長恩典恩典，不能叫他跟于福這閨女訂婚！』區長說：『這你就管不着了！』二諸葛發急道：『千萬請區長恩典恩典，命相不對，這是一輩子的事！』又向小二黑道：『二黑！你不要糊塗了！這是你一輩子的事！』區長道：『老漢！你不要糊塗了；強逼着你十九歲的孩子娶上個十二歲的小姑娘，恐怕要生一輩子氣！我不過是勸一勸你，其實只要人家兩個人願意，你願意不願意都不相干。回去吧！童養媳沒處退就算成你的閨女！』二諸葛還要請區長『恩典恩典』，一個交通員把他推出來了。

十一 看看仙姑

三仙姑去尋二諸葛，一來爲的是逞逞鬧氣的本領，二來爲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，

其實小芹吃一吃虧她很高興，所以跟二諸葛老婆鬧了一陣之後，回去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起得很遲，于福雖比她着急，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，又不敢叫醒她，只好自己先去做飯，飯快成的時候，三仙姑慢慢起來梳妝，于福問她道：『不去打聽打聽小芹？』她說：『打聽她做甚啦？她的本領多大啦？』于福也再沒有敢說什麼，把飯菜做成了放在爐邊等，直等到她梳妝罷了才開飯。

飯還沒有吃罷，區上的交通員來傳她。她好像很得意，嗓子拉得長長的說：『閨女大了咱管不了，就去請區長替咱管管教！』她吃完了飯，換上新衣服、新首帕、綉花鞋、鑲邊褲，又擦了一次粉，加了幾件首飾，然後叫于福給她備上驢，她騎上，于福給她趕上，往區上去。

到了區上。交通員把她引到區長房子裏，她爬下就磕頭，連聲叫道：『區長老爺，你可要給我作主！』區長正伏在桌上寫字，見她低着頭跪在地下，頭上戴了滿頭銀首飾，還以為是前兩天跟婆婆生了氣的那個年輕媳婦，便說道：『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嗎？爲什麼不找保人？』三仙姑莫明其妙，抬頭看了看區長的臉。區長見是個擦着

粉的老太婆，才知道是認錯人了。交通員道：「認錯人了！這就是于小芹的娘！」區長又打量了她一眼道：「你就是小芹的娘呀？起來！不要裝神做鬼！我什麼都清楚！起來！」三仙姑站起來了。區長問：「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三仙姑說：「四十五。」區長說：「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個人不像？」門邊站着老鄉一個十來歲的小閨女嘻嘻嘻笑了。交通員說：「到外邊耍！」小閨女跑了。區長問：「你會下神是不是？」三仙姑不敢答話。區長問「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？」三仙姑答：「找下了！」問：「使了多少钱？」答：「三千五！」問：「還有些什麼？」答：「有些首飾布疋！」問：「跟你閨女商量過沒有？」答：「沒有！」問：「你閨女願意不願意？」答：「不知道！」區長道：「我給你叫來你親自問問她！」又向交通員道：「去叫于小芹！」

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，跑到外邊一宣傳，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，四十五了，擦着粉，穿着花鞋。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，擠了半院，唧唧噥噥說：「看看！四十五了！」「看那褲腿！」「看那鞋！」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過，偏這會撐不住氣了，

一道道熱汗在臉上流。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，故意說：『看什麼？人家也是個人吧，沒有見過？閃開路！』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。

把小芹叫來，區長說：『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！』三仙姑只聽見院裏人說：『四十五』『穿花鞋』，羞得只顧擦汗，再也開不得口。院裏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，都說『那是人家的閨女』『閨女不如娘會打扮』，也有人說『聽說還會下神』，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『米爛了』的故事，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。

區長說：『你不問我替你問！于小芹，你娘給你找的婆家你願意跟人家結婚不願意？』小芹說：『不願意！我知道人家是誰？』區長向三仙姑道：『你聽見了吧？』又給她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，說小芹跟小二黑訂婚完全合法，還吩咐她把吳家送來的錢和東西原封退了，讓小芹跟小二黑結婚。她羞愧之下，一一答應了下來。

十二 怎麼到底

三個民兵回到劉家岐，一說區上把與旺金旺二人押起來，又派助理員來調查他們的罪惡，真是人人拍手稱快。午飯後，廟裏開一個羣衆大會，村長報告了開會宗旨就請大家舉他兩個人的作惡事實。起先大家還怕搬不倒人家，人家再返回來報仇，老大一會沒有人說話，有幾個胆子太小的人，還悄悄勸大家說：『忍事者安然。』有個被他兩人作踐垮了的年輕人說：『我從前沒有忍過？越忍越不得安然！你們不說我說！』他先從金旺領着土匪到他家綁票說起，一連說了四五款，才說道：『我歇歇再說，先讓別人也說幾款！』他一說開了頭，許多受過害的人也都搶着說起來：有給他們花過錢的，有被他們逼着上過吊的，也有產業被他們霸了的，老婆被他們姦淫過的。他兩人還派上民兵給他們自己割柴，撥上民夫給他們自己鋤地；浮收糧，私派款，強迫民兵捆人，……你一宗他一宗，從晌午說到太陽落，一共說了五六十款。

區上根據這些罪狀把他兩人送到縣裏：縣裏把罪狀一一證實之後，除叫他們賠償大家損失外，又判了十五年徒刑。

經過這次大會之後，村裏人都敢出頭了。不久，村幹部又都經過大改選，村裏人再也不敢亂投壞人的票了。這其間，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選。偏她還變了口吻，說：「以後我也要進步了。」

兩個神仙也有了變化：

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夥婦女圍住看了半天，實在覺着不好意思，回去對着鏡子研究了一下，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；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入結婚，自己還賣什麼老俏？這才下了個決心，把自己的打扮從頂到底換了一遍，弄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，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。

二諸葛那天從區上回去，又鞠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對，他老婆道：「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！你不是說二黑這回了不得嗎？你一辈子放個屁也要卜一課，究竟抵了些什麼事？我看小芹滿不錯，能跟咱二黑過就很好！什麼命相對不對？你就不記

得「不宜栽種」？」二諸葛見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陰陽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跟前賣弄他那一套了。

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，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，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，兩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。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，就過門。過門之後，小兩口都十分得意，鄰居們都說是村裏第一對好夫妻。

夫妻們在自己臥房裏有時候免不了說玩話：小二黑好學三仙姑下神時候唱『前世姻緣由天定』，小芹好學二諸葛說『區長恩典，命相不對』。淘氣的孩子們去聽窗，學會了這兩句話，就給兩位神仙加了新外號：三仙姑叫『前世姻緣』，二諸葛叫『命相不對』。

李有才板話

一 書名的來歷

閻家山有個李有才，外號叫『氣不死』。

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，沒有地，給村裏人放牛，夏秋兩季捎帶看守村裏的莊稼。他只是一身一口，沒有家眷。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，說是『吃飽了一家不飢，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櫂』。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孔土窯還有三畝地，是他爹給留下的，後來把地押給閻恒元，土窯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。

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：村西頭是磚樓房，中間是平房，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

二三十孔土窯。地勢看來也還平，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，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。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；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，不過都是些在地戶；只有東頭特別，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，日子過倒霉了的雜姓，也差不多佔一半，姓閻的只有三家，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。

李有才常說『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——一個「老」字輩，一個「小」字輩』。這話也只是取笑：他說的『老』字輩，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，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，別的人很少留意，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『老』字，像『老陳、老秦、老常……』等。他說的『小』字輩，就是其餘的本地人，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，常把前邊加個『小』字，像『小順、小保……』等。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，都用的是官名，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——比方老村長閻恒元乳名叫『小圃』，別人對上人家不敢叫『小圃』，就是該說『穀圃』也只得說成『穀倉』，誰還好意思說出『圃』字來？一到了老槐樹底，風俗大變，活八十歲也只能叫『小什麼，小什麼』，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——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

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『陳萬昌』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閻賬上改過了，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『陳萬昌』是誰，問了一下閻長，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。因為有這種關係，老槐樹底的本地人，終於還都是『小』字輩。李有才自己，也只能算『小』字輩人，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，起乳名不用『小』字，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『有才』。

在老槐樹底，李有才是一家歡迎的人物，每天晚上吃飯時候，沒有他就不熱鬧。他會說開心話，雖是幾句平常話，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。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，不論村裏發生件什麼事，有個什麼特別人，他都能編一大套，唸起來特別順口。這種歌，在閻家山一帶叫『圪溜嘴』，官話叫『快板』。

比方說：西頭老戶主閻恒元，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，有一年改選時候，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：

村長閻恒元，一手遮住天，

自從有村長，一當十幾年。

年年要投票，嘴說是改選，

選來又選去，還是閻恒元。

不如弄塊板，刻個大名片，

每逢該投票，大家按一按，

人人省得寫，年年不用換，

用他百把年，管保用不爛。

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，名叫家祥，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。

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，臉像個葫蘆瓢子，說一句話瞟十來次眼皮。不過人不可以貌取，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，其實一肚傲讎計，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。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：

鬼映眼，閻家祥，

眼睫毛，二寸長，

大腮蛋，塌鼻梁，

說句話兒眼皮忙。

兩眼一忽閃，

肚裏有主張，

強佔三分理，

總要沾些光。

便宜佔不足，

氣得臉皮黃，

眼一擠，嘴一張，

好像母猪打哼哼！

像這些快板，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，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，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，因此他就越編越多。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，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，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。西頭的人不論老少，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閑坐，小孩們偶而去老槐樹底玩一玩，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：『下流東西！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！』有這層隔閡，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。

抗戰以來，閻家山有許多變化，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，又因爲

作快板遭過難。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，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，給大家看看解個悶，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。

作詩的人，叫『詩人』；說作詩的話，叫『詩話』。李有才作出來的歌，不是『詩』，明明叫做『快板』，因此不能算『詩人』，只能算『板人』。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，所以叫做『李有才板話』。

二 有才窩裏的晚會

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窩，說也好笑，三面看來有三變：門朝南開，靠西牆正中有一個炕，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。前邊靠門這一頭，盤了個小灶，還擺着些水缸、菜甕、鍋、匙、碗、碟；靠後牆擺着些筐子、籬頭，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、柿子（因為他是看莊稼的，大家才給他送這些）；正炕後牆上，就炕那麼高，打了個半截套窩，可以鋪半條蓆子；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，好像個小山菜店；扭轉

頭看西邊，好像石菩薩的神龕；回頭來看窗下，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舖。

到了冷凍天氣，有才好像一爐火——只要他一回來，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窩裏來閑談，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，扯到那裏算那裏。這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有才吃罷晚飯，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，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。有才見有人來了，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。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：『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！』有才在套窩裏坐着，先讓他們坐到炕上，就向小福道：『這是那裏的客？』小福道：『是我表兄！柿子窪的！』他表兄雖然年輕，却很精幹，就謙虛道：『不算客，不算客！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，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，想來領領教！』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：『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？』小福的表兄道：『早了貨不下箱，明天才能唱！』有才見他說起唱戲，勁上來了，就不客氣的講起來。他講：『這焦光普，雖說是個丑，可是個大脚色，唱就得唱出勁來！』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，下邊雖然坐着，上邊就輪打起來，一邊輪着一邊道：『一出場：噹噹噹噹噹令×令噹令×令……噹令×各拉打打噹！』他煞住第一段傢伙，正預備接着打，門『拍』一

聲開了，走進來個小順，拿着兩個軟米糕道：『慢着老叔！防備着把鑼打破了！』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窩裏一展道：『老叔！我爹請你嚐嚐我們的糕！』（陰曆正月二十五，此地有個節叫『添倉』，吃黍米糕）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：『你們自己吃吧！今天煮的都不多！』說着接過去，隨便讓了讓大家，就吃起來。小順坐到炕上道：『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，過個添倉，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！』小福道：『僱不起長工不僱吧，僱得起管不起吃？』有才道：『啓昌也還罷了，老婆不是東西！』小福的表兄問道：『那個小旦？就是唱國舅爺那個？』小福道：『對！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長工。』小順道：『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！』有才道：『那還用說？』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：『老得貴怎麼？』他雖說得很低，却被小順聽見了，小順道：『那是有歌的！』接着就唸道：

張得貴，真好漢，

跟着恒元舌頭轉：

恒元說個「長」，

得貴說「不短」；

恒元說個「不」；

得貴說「不圓」；

恒元說「砂鍋能搗蒜」，

得貴就說「打不爛」；

恒元說「公雞能下蛋」，

得貴就說「親眼見」。

要幹啥，就能幹，

只要恒元嘴動彈！

他把這段快板唸完，小福聽慣了，不很笑。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。

小順道：「你笑什麼？得貴的好事多着哩！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。」

小福的表兄道：「還是幹部啦。」小順道：「農會主席！官也不小。」小福的表兄

道：「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？」小順說：「這村跟別處不同：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，

先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，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，一大碗菜，吃了才說理。得貴領一

份烙餅，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過。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行吃喝了。」小順道：「人家那一村也不行了，就這村怪！這都是老恒元的古規。老恒元今天得個病死了，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。」

正說着，又來了幾個人：老秦（小福的爹）、小元、小明、小保。一進門，小元喊道：「大事情！大事情！」有才忙道：「什麼？什麼？」小明答道：「老哥！喜富的村長撤差了！」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：「真的？再唱三天戲！」小福道：「我也算數！」有才道：「還有今天？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！誰說的？」小元道：「真的！章工作人員來了，帶着公事！」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「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？」小順道：「那也是有歌的：

一隻鹿，闖喜富，

吃吃喝喝有來路；

當過兵，賣過土，

又偷牲口又放賭，

嘗牙行，賣寡婦……

什麼事情都敢做。

惹下他，防不住，

人人見了滿招呼！

你看仇恨大不大？小福的表兄聽罷才笑了一聲，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：「柿子窪客你是不知道！他唸的那還是說從前，抗戰以後這東西趁着兵慌馬亂搶了個村長，就更了不得了，有恒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，就沒有他幹不出來的事，屁大點事弄到公所，也是桌面上吃飯，袖筒裏過錢，錢淹不住心，說捆就捆，說打就打，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法治。逼得人家破了產，老恒元管「賤錢二百」買房買地。老槐樹底這些人，進了村公所，誰也不敢走到桌邊。三天兩頭出款，誰敢問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；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，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，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？……你是不知道，壞透了壞透了！」有才低聲問道：「爲什麼事撤了的？」小保道：「這可還不知道，大概是縣裏調查出來的吧？」有才道：「光撤了差放在村裏還

是大害，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，可不知道縣裏還辦他不辦？」小保道：「只要把他弄下台，攻他的人可多啦！」

遠遠有人喊道：「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，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……」一連聲叫喊，聲音越來越近，小福聽出來了，便向大家道：「是得貴！還聽不懂他那賤嗓？」進來了，就是得貴。他一進來，除了有才是主人，隨便打了個招呼，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，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。得貴道：「這裏倒熱鬧！省得我跑！明天選村長啦，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！」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：「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！誰不在這裏，你們碰上告訴給他們一聲！」說着抽身就走了，他才一出門，小順搶着道：「吃烙餅去吧！」小元道：「吃屁吧！章工作員還在這裏住着啦，餅恐怕烙不成！」老秦埋怨道：「人家聽見了！」小元道：「怕什麼？就是故意叫他聽啦。」小保道：「他也學會打官腔了：「凡年滿十八歲者」……」小順道：「還有「老村長的意思」。」小福道：「假大頭這會要變真大頭啦呀！」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「誰是假大頭？」小順搶着道：「這也有歌：」

劉廣聚，傾大頭：

一心要當人物頭，

拖粗腿，借勢頭，

拜認恒元乾老頭。

大小事，強出頭，

說起話來歪着頭。

從西頭，到東頭，

放不下廣聚這顆頭。

一唸歌你就清楚了。『小福的表兄覺着很奇怪，也沒有顧上笑，又問道：『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？』小順道：『提起西頭的人來，沒有一個沒歌的，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。不只是人，每出一件新事，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。』又指着有才道：『有我們這位老叔，你想聽歌很容易！要多少有多少！』』

小元道：『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「老村長的意思」不意思，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砲，攬上一夥人選別人，偏不選廣聚！』老秦道：『不妥不妥，指望咱老槐樹底人誰

得罪起老恒元？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，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？」小元道：「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！只怕柿葉掉下來碰破你的頭，你不敢得罪人家，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？」老秦這人有點古怪，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，他就不說話了。小保向小元道：「你說得對，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！要是再選上個廣聚還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傢伙的手嗎？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頭，就是辦不好也比搓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！」小保這麼一說，大家都同意，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。依小元說，小保就可以辦；老陳覺得要是選小明，票數會更多一些；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。李有才道：「我說個公道話吧：要是選小明老弟，管保票數最多，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；他這人太好，太直，跟人家老恒元那夥人鬥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。小保領過幾年羊（就是當羊經理），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少，又能寫能算，辦倒沒有什麼辦不了，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，真也有點顧不上。依我說，小元可以辦，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賬，寫個什麼公事……」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。小保向大家道：「要那樣咱們出去給他活動活動！」小順道：「對！宣傳

宣傳！」說着就都往外走。老秦着了急，叫住小福道：「小福！你跟人家逞什麼能？給我回去！」小順拉着小福道：「走吧走吧！」又回頭向老秦道：「不怕！丟了你小福我包賠！」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。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，也沒有叫住，只好領上外甥（小福的表兄）回去睡覺。

窩裏丟下有才一個人，也就睡了。

三 打 虎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，小順攔住他道：「老叔你不要走了！多一票算一票！今天還許弄成，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。」有才道：「誤不了！我把牛送到椒窪就回來。這時候又不怕吃了誰的莊稼！章工作員開會，一講話還不是一大响？誤不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這一回是選舉會，又不是講話會。」有才道：「知道！不論什麼會，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「重要性」啦，「什麼的意義及其價

值」啦，光他講講這些我就回來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那你去吧！可不要叫誤了！」說着就往廟裏去了。

廟裏還跟平常開會一樣，章工作員、各幹部坐在拜廳上，羣衆站在院裏，不同的只是因爲喜富撤了差，大家要看看他還威風不威風，所以人來得特別多。

不大一會，人到齊了，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。他雖然沉着氣，可是嗓子究竟有點不自然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就請章工作員講話，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從前說話不同了，也沒有講什麼『意義』與『重要性』，直捷了當說道：『這裏的村長，犯了一些錯誤，上級有命令叫另選。在未選舉以前，大家對舊村長有什麼意見，可以提一提。』大家對喜富的意見，提一千條也有，可是一來沒有準備，二來礙於老恒元的面子，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，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，只是交頭接耳商量。有的說『趁此機會不治他，將來是村上的大害』，有的說『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，送不送，一旦放虎歸山必然要傷人』，……議論紛紛，都沒有主意。有個馬鳳鳴，當年在安徽賣過茶葉，是張啓昌的姐夫，在闔家山下了戶。這人走過大地方，開通一點，不

像閩家山人那麼小心小胆。喜富當村長的第一年，隨便欺壓村民，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，當時惹不過，只好忍過去。這次喜富已經下了台，他想趁勢算一下舊賬，便悄悄向幾個人道：『只要你們大家有意見願意提，我可以打頭一砲！』馬鳳鳴說願意打頭一砲，小元先給他鼓勵道：『提吧！你一提我接任就提，說開頭多着哩！』他們正商量着，章工作員在台上等急了，便催道：『有沒有？再限一分鐘！』馬鳳鳴站起來道：『我有個意見：我的地上邊是閩五的墳地，墳地堰上的荊條、酸棗樹，一直長到我的地後，遮住半塊地不長莊稼。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，閩五說出話來，報告到村公所，村長閩喜富給我說的，叫我殺了一口豬給閩五祭祖，又出了二百斤麵叫所有的閩家人大吃一頓，罰了我五百塊錢，永遠不准我在地後砍荊條和酸棗樹。豬跟麵大家算吃了，錢算我出了，我都能忍過去不追究，只是我種地出着負擔永遠叫給人家長荊條和酸棗樹，我覺得不合理。現在要換村長，我請以後開放這個禁令！』章工作員好像有點吃驚，問大家道：『真有這事？』除了姓閩的，別人差不多齊聲答道：『有！』有才也早回來了，聽見是說這事，也在中間發冷話道：『比那更氣人的事還多得多！』

小元搶着道：『我也有個意見！』接着說了一件派差事。兩個人發言以後，意見就多起來，你一款我一款，無論是花黑錢、請吃飯、打板子、罰苦工……只要是喜富出頭作的壞事，差不多都說出來了，可是與恒元有關係的事差不多還沒人敢提，直到晌午，意見似乎沒人提了，章工作員氣得大瞪眼，因為他常在這裏工作，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的問題。他向大家發命令道：『這個好村長！把他捆起來！』一說捆喜富，當然大家很有勁，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，七手八腳把他捆成了個倒縛兔。他們問送到那裏，章工作員道：『且捆到下面的小屋裏，撥兩個人看守着，大家先回去吃飯，吃了飯選過村長，我把他帶回區上去！』小順、小福還有七八個人搶着道：『我看守！我看守！』小順道：『遲吃一會飯有什麼要緊？』章工作員又道：『找個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見寫成個單子作爲報告，我帶回去！』馬鳳鳴道：『我寫！』小保道：『我幫你！』章工作員見有了人，就宣佈散了會。

這天晌午，最着急的是恒元父子，因為有好多案件雖是喜富出頭，却還是與他們有關的。恒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縣裏不要亂說，無奈那麼許多人看守着，沒有

空子，也只好罷了。吃過午飯，老恒元說身體有點不舒服，只打發兒子家祥去照應選舉的事，自己却沒有去。

會又開了，章工作員宣佈新的選舉辦法道：『按正規的選法，應該先選村代表，然後由代表會裏產生村長，可是現在來不及了。現在我想了個變通辦法：大家先提出三個候選人，然後用投票的法子從三個人中選一個。投票的辦法，因為不識字的人很多，可以用三個碗，上邊畫上記號，放到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每人發一顆豆，願意選誰，就把豆放到誰的碗裏去；這個辦法好不好？』大家齊聲道：『好！』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；他仗着大部分人離不了他寫票，誰知章工作員又用了這個辦法。辦法既然改了，他借着自己是個教育委員，獻了個慫勳，去準備了三個碗，順路想在這碗上想點辦法。大家把三個候選人提出來了：劉廣聚是經過老恒元的運動的，自然在數，一個是馬鳳鳴，一個就是陳小元。家祥把一個紅碗兩個黑碗上貼了名字向大家聲明道：『注意！一會把這三個碗放到裏邊殿裏，次序是這樣：從東往西，第一個，紅碗，是劉廣聚！第二個是馬鳳鳴，第三個是陳小元。再說一遍：從東往西，第一個，

紅碗，是劉廣聚！第二個是馬鳳鳴，第三個是陳小元。」說了把碗放到殿裏的供桌上，然後站東過西每人發了一顆豆，發完了就投起來。一會，票投完了，結果是馬鳳鳴五十二票，劉廣聚八十八票當選，陳小元八十六票，跟劉廣聚只差兩票。

選舉完了，章工作員道：『我還要回區上去。派兩個人跟我相跟上把喜富送去！』家祥道：『我派我派！』下邊有幾個人齊聲道：『不用你派，我去！我去！』說着走出十幾個人來。工作員道：『有兩個就行！』小元道：『多去幾個保險！』結果有五個去。工作員又叫人取來了馬鳳鳴跟小保寫的報告，就帶着喜富走了。

劉廣聚當了村長，送走工作員之後，歪着個頭，到恒元家裏去——一方面是謝恩，一方面是領教，老恒元聽了家祥的報告，知道章工作員把喜富帶走，又知道小元跟廣聚只差兩票，心裏着實有點不安，少氣無力向廣聚道：『孩子！以後要小心點！情況變得有點不妙了！馬鳳鳴，一個外來戶，也要翻眼；老槐樹底人也起了反了！』說着伸出兩個指頭來道：『你看危險不危險？兩票！只差兩票！』又吩咐他道：『孩子以後要買一買馬鳳鳴的賬，檢那不重要的委員給他當一個——就叫他當個建設委員』

也好！像小元那些沒天沒地的東西，以後要找個機會重重治他一下，要不就壓不住東頭那些東西。不過現在還不敢冒失，等喜富的事有個頭尾再說！回去吧孩子！我今天有點不得勁，想早點歇歇！」廣聚受完了這番訓，也就辭出。

這天晚上，李有才的土窩裏自然也是特別熱鬧，不必細說。第二天便有兩段新歌傳出來，一段是：

正月二十五，打倒一隻虎；

到了二十六，老虎更吃苦，

大家提意見，尾巴藏不住，

鼓槌按倒地，打個背綁兔。

家祥乾眯眼，恒元扇一禱。

大家哈哈笑，心裏滿舒服。

還有一段是：

老恒元，真混賬，

抱住村長死不放。

說選舉，是假樣，

姪兒下來乾兒上。

（喜富是恒元的本家姪兒，廣聚是乾兒）

四 丈 地

自從把喜富帶走以後，老恒元總是放心不下，生怕把他與自己有關的事攀扯出來，可是現在的新政府不比舊衙門，有錢也花不進去，打發家祥去了幾次也打聽不着，只好算了。過了三個月，縣裏召集各村村長去開會，老恒元託廣聚到縣裏順便打聽喜富的下落。

隔了兩天，廣聚回來了，飯也沒有吃，歪着個頭，先到恒元那裏報告。恒元躺着，他坐在床頭必恭必敬的報告道：『喜富的事，因為案件過多，喜富不願攀出人來，直拖累了好幾個月才算結束。所有麻煩，喜富一個人都承認起來了，縣政府特別寬大，

准他呈遞悔過書賠償大眾損失，就算完事。『恒元長長吐了口氣道：『也算！能不多牽連別人就好！』又問道：『這次開會商議了些什麼？』廣聚道：『一共三件事：第一是確實執行減租，發了個表格，叫填出佃戶姓名，地主姓名，租地畝數，原租額多少，減去多少。第二是清丈土地，辦法是除了政權、各團體幹部參加外，每二十戶選個代表共同丈量。第三是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，辦法是先選派一個人，在陽曆六月十五號以前到縣受訓。』老恒元聽說喜富的案件已了，才放心了一點，及至聽到這些事，眉頭又打起皺來。他等廣聚走了，便跟兒子家祥道：『這派人受訓沒有什麼難辦，依我看還是巧招兵，跟閻錫山要的在鄉軍人一樣，隨便派上個誰就行了。減租和丈地兩件事，在閻家山說來，只是對咱不利。不過第一件還好辦，只要到各窩舖上說給佃戶們一聲，就叫他們對外人說是已經減過租了，他們怕奪地，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話說；回頭村公所要造表，自然還要經你的手，也不愁造不合適。只有這第二件不好辦；丈地時候參加那麼多的人，如何瞞得過去？』家祥眯着眼道：『我看也好應付！說各幹部吧！村長廣聚是自己人。民事委員教育委員是咱父子倆，工會主席老范是咱

的領工，咱一家就出三個人。農會主席得貴還不是跟着咱轉？財政委員啓昌，平常打的是不利不害主義，只要不叫他吃虧，他也不說什麼。他孩子小林雖然算個青救幹部，啥也不懂。只有馬鳳鳴不好對付，他最精明，又是個外來戶，跟咱都不一心，遇事又敢說話，他老婆桂英又是個婦救幹部，一家也出着兩個人……」老恆元道：『馬鳳鳴好對付：他們做過生意的人最愛佔便宜，叫他佔上些便宜他就不說什麼了。我覺得最難對付的是每二十戶選的那一個代表，人數既多，意見又不一致。』家祥道：『我看選代表也行。』恆元道：『不妥！章工作員那小子腿勤，到丈地時候他要來了怎麼辦？我看代表還是要，不過可以由村長指派，派那些最窮、最愛打小算盤的人，像老槐樹底老秦那些人。』家祥道：『這我就不懂了；越是窮人，越出不起負擔，越要細丈別人的地……』恆元道：『你們年青人自然想不通：咱們丈地時候，先儘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——比方咱「椒窪」地，一畝就有七八塊，算的時候你執算盤，慢慢細算。這麼着丈量，一個椒窪不上十五畝地就得丈兩天。他們那些愛打小算盤的窮戶，那裏誤得起閑工？跟着咱們丈過兩三天，自然就都走開了。等把他們熬敗了，咱

們一方面說他們不積極不熱心，一方面還不是由咱自己丈嗎？只要做個樣子，說多少是多少，誰知道？」家祥道：「可是我見人家丈過的地還插牌子！」恒元道：「山野地，塊子很不規矩，每一處只要把牌子上寫個總數目——比方「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幾畝幾分」，誰知道對不對？要是再用點小藝道買一買小戶，小戶也就不說話了——比方你看他一塊有三畝，你就說「小戶人家，用不着細盤量了，算成二畝吧！」這樣一來，他有點小虛數，也怕多量出來，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別人的！」

恒元對着家祥訓了這一番話；又打發他去請來馬鳳鳴。馬鳳鳴的地都是近二十年來新買的，不過因為買得刁巧一點，都是些大畝數——往往完一畝糧的地就有二三畝大。老恒元說：「你的地既然都是新買的，可以不必丈量，就按原契插牌子。」馬鳳鳴自然很高興。恒元又叫家祥叫來了廣聚，把自己的計劃宣佈了一番。廣聚一來自己地多，二來當村長就靠的是恒元，當然沒有別的話說。

第二天便依着計劃先派定了丈地代表，第三天便開始丈地。果不出恒元所料，章工作員來了，也跟着去參觀。恒元說：「先丈我的！」村長廣聚領頭，民事委員閻恒

元、教育委員閻家祥、財政委員張啓昌、建設委員馬鳳鳴、農會主席張得貴、工會主席老范、婦救主席桂英、青救主席小林，還有十餘個新派的代表們，帶着丈地的弓、算盤、木牌、筆硯等，章工作員也跟在後邊，往椒窪去了。

廣聚管指劃，得賞執弓，家祥打算盤。每塊地不够二分，可是東伸一個角西打一個彎，還得分成四五塊來算。每丈量完了一塊，休息一會，廣聚給大家講方的該怎樣算，斜的該怎樣折，家祥給大家講『飛蹄得畝』之算法。大家原來不是來學習算地畝，也都聽不起勁來，只是覺着丈量的太慢。章工作員却覺着這辦法很細緻，說是『丈地的模範』，說了便往柿子窪編村去了。

果不出恒元所料，兩天之後，椒窪地沒有丈完，就有許多人不來了。到了第五天，臨出發只集合了七個人：恒元父子連領工老范是三個，廣聚一個，得貴一個還有桂英跟小林，一個沒經過事的女人，一個小孩子。恒元搖着芭蕉扇，廣聚端着水煙袋，領工老范捎着一張鏟，小林捎着個鏟預備割柴，桂英肚裏懷着孕，想拔些新鮮野菜，也捎着個籃子，只有得貴這幾天在恒元家裏吃飯，自然要多拿幾件東西——丈地弓、算

盤、筆硯、木牌，都是他一個人抱着。出發地點是椒窪後溝，也是恒元的地，出發時候，恒元故意發脾氣道：『又都不來了！那多麼的委員，只說話不辦事，好像都成了咱們七八個人的事了！』說着就出發了。這條溝沒有別人的地，連樣子也不用裝，一進了溝就各幹各的：桂英吃了幾顆青杏，就走了岔道拔菜去了，小林也吃了幾顆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，家祥見堰上場了個小窟，指揮着老范去壘，得貴也放下那些傢具去幫忙，恒元跟廣聚，到麥地邊的核桃樹底趁涼快說閑話去。

這天有才恰在這山頂上看麥子，見進溝來七八個人，起先還以為是偷麥子的，後來各幹其事了，雖然離得遠了認不清人，可是做的事也都看得很清楚，只有到核桃樹底去的那兩個人不知是幹什麼的。他又往前湊了一湊，能聽見說說笑笑，却聽不見說什麼。他自言自語道：『這是兩個什麼鬼東西，我總要等你們出來！』說着就坐在林邊等着。直到天快晌午，見有個從核桃樹下鑽出來喊道：『家祥！寫牌來吧！』這一下聽出來了，是恒元。壘堰那三個人也過來了兩個，一個是家祥，一個是老范。家祥寫了兩個木牌，給了老范一塊，自己拿着一塊：老范那塊插在東圪嘴上，家祥那塊

插在麥地邊。牌子插好，就叫來了桂英、小林，七個人相跟着回去了，有才見得貴拿着弓，才想起來人家是丈地，暗自尋思道：『這地原是這樣丈的？我總要看看牌上寫的是什麼！』一邊想，一邊繞着路到溝底看牌。兩塊牌都看了，麥地邊那塊寫的是：『自此至溝掌，大小十五塊，共七畝二分二釐。』東圪嘴那塊寫的是：『圪嘴上至崖根，共三畝二分八釐。』他看完了牌，覺着好笑。回來在路上編了這樣一段歌：

丈地的，真奇怪，

七個人，不一塊；

小林去割柴，桂英去拔菜，

老范得貴去壘堰，家祥一旁亂指派，

只有恒元與廣聚，核桃樹底趁涼快，

芭蕉扇，水煙袋，

說說笑笑真不壞。

坐到小晌午，叫過家祥來，

三人一捏弄，家祥就寫牌，

前後共算十畝半，太頭牌子插兩塊。

這些鬼把戲，只能哄小孩；

從溝裏到溝外，平地坡地都不壞，

一共算成三十畝，管保恒元他不賣！

五 好怕的『模範村』

過了幾天，地丈完了他們果然給小戶人家送了些小便宜，有三畝只估二畝，有二畝估作畝半。丈完了地這一晚上，得貴想在小戶們面前給恒元賣個好，也給自己賣個好，因此在恒元家吃過晚飯，跟家祥們攀談了幾句，就往老槐樹底來。老槐樹底人都吃過了飯，在樹下納涼、談閑話，說說笑笑，聲音很高。他想聽一聽風頭對不對，就遠遠在路口站住側耳細聽，只聽一個人道：「小且！你不能勸勸你爹以後不要當恒元的尾巴？人家外邊說多少閑話……」又聽見小且攔住那人的話搶着道：「那天不勸他？可是他聽有什麼法？爲這事不知生過多少氣？有時候他在老恒元那裏拿一根

葱、幾頭蒜，我娘也不吃他的，我也不吃他的，就那他也不改？」他聽見是自己的孩子說自己，更不便走進場，可是也想再聽聽以下還說些什麼，所以也捨不得走開。停了一會，聽得有才問道：「地丈完了？老恒元的地丈了多少？」小且道：「聽說是一百一十多畝。」小元道：「哄鬼也哄不過！不用說他原來的祖業，光近十年來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麼多！」小保道：「押地可好算，老槐樹底的人差不多都是把地押給他才來的！」說着大家就七嘴八舌，三畝二畝給他算起來，算的結果，連老槐樹底帶村裏人，押給恒元的地，一共就有八十四畝。小元道：「他通年僱着三個長工，山上還有六七家窩舖，要是細量起來，丈不够三百畝我不姓陳！」小順道：「你不說人家是怎樣丈的？你就沒聽有才老叔編的歌？」丈地的，真奇怪，七個人不一塊……」接着把那一段歌唸了一遍，唸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老秦道：「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，要寬都寬，像我那地明明是三畝，只算了二畝！」小元道：「那還不是哄小孩？只要把恒元的地丈公道了，咱們這些戶，二畝也不出負擔，三畝還不出負擔；人家把三百畝丈成一百畝，輪到你名下，三畝也得出，二畝也得出！」

得貴聽到這裏，知道大家已經猜透了恒元的心事，這個好已經賣不出去，就返回來想再到恒元這裏把方才聽到的話報告一下。他走到恒元家，恒元已經睡了，只有家祥點着燈造表，他便把方才聽到的話和有才的歌報告給家祥，中間還加了一些罵恒元的話。家祥聽了，沉不住氣，兩眼睜得飛快，罵了小元跟有才一頓，得貴很得意的回去睡了。

第二天，不等恒元起牀，家祥就去報告昨天晚上上的事。恒元聽了，倒不在乎罵不罵，只恨他們不該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麼透澈，想了一會道：『非重辦他幾個不行！』吃過了飯，叫來了廣聚，數說了小元跟有才一頓罪狀，末了吩咐道：『把小元選成什麼武委會送到縣裏受訓去，把有才攆走，永遠不准他回閩家山來！』

廣聚領了命即刻召開了個選人受訓的會，仿照章工作人員的辦法推了三個候選人，把小元選在三人裏邊，然後投豆子，可是得貴跟家祥兩個人，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裏，結果把小元選住了。

● 當時行的是累進稅制。

村裏人，連恆元、廣聚都算上，都只說這是拔壯丁當兵。小元家裏只有一個老娘，又沒有吃的，全仗小元養活，一見說把小元選住了，哭着去哀求廣聚。廣聚奉的是恆元的命令，哀求也沒有效，得費很得意，背地裏賣俏說：『誰叫他評論丈地的事？』這話傳到老槐樹底，大家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

小明見鄰居們有點事，最能熱心幫助。他見小元他娘哀求也無效，就去找小保、小順等一千人來想辦法。小保道：『我看人家既是有計劃的，說好話也無用。依我說就真當了兵也不是壞事，大家在一處都不錯，誰還不能幫一把忙？咱們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娘幾天。』小明向小元道：『你放心吧！也沒有多餘的事！燒柴吃水，一個人能費多少，你那三畝地，到了忙時候一個人抽一晌工夫就給你捎帶了！』小元的叔父老陳爲人很痛快，他向大家謝道：『事到頭上講不起，既然不能不去，以後自然免不了麻煩大家照應，我先替小元謝謝！』小元也跟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。

在村公所這方面，減租跟丈地的兩份表也造成了，受訓的人也選定了，做了一份報告，吃過午飯，撥了個差，連小元一同送往區上。把這三件工作交代過，廣聚打發

人把李有才叫到村公所，歪着個頭，拍着桌子大大發了一頓脾氣，說他『造謠生事』，又說『簡直像漢奸』，最後下命令道：『即刻給我滾蛋！永遠不許回閻家山來！不聽我的話我當漢奸送你！』有才無法，只好跟各牛東算了算賬，搬到柿子窪編村去住。

隔了兩天，章工作員來了，帶着縣裏來的一張公事，上寫道：『據第六區公所報告，閻家山編村各幹部工作積極細緻，完成任務甚為迅速，堪稱各村模範，特傳令嘉獎以資鼓勵……』自此以後，閻家山就被稱為『模範村』了。

六 小元的變化

兩禮拜過後，小元受訓回來了，一到老槐樹底，大家就都來問詢，在地裏做活的，雖然沒到晌午，聽到小元回來的消息的也都趕回來問長問短。小元很得意的道：『依他們看來這一回可算把我害了，他們那裏想得到又給咱們弄了個合適？縣裏叫咱回來成立武委會，發動民兵，還允許給咱們發槍，發手榴彈。縣裏說：「以後武委會

主任跟村長是一文一武，是獨立系統，不是附屬在村公所。」並且給村長下的公事教他給武委會準備一切應用物件。從今以後，村裏的事也有咱老槐樹底的份了。」小順道：「試試！看他老恒元還能獨霸乾坤不能？」小明道：「你的苗也給你鋤出來了。老人家也沒有餓了肚，這家送個乾糧，那家送碗湯，就够他老人家吃了。」小元自是感謝不提。

吃過午飯，小元到了村公所，把縣裏的公事取出來給廣聚看。廣聚一看公事，知道小元有權了，就拿上公事去找恒元。

恒元看了十分後悔道：「想不到給他做了個小合適！」又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道：「既然錯了，就以錯上來——以後把他團弄住，叫他也變成咱的人！」廣聚道：「那傢伙有那麼一股扭勁，恐怕團弄不住吧！」恒元道：「你不懂！這只能慢慢來！咱們都捧他的場，叫他多佔點小便宜，「習慣成自然」，不上幾個月工夫，老槐樹底的日子他就過不慣了。」

廣聚領了恒元的命，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分：東社房上三間是村公所，下三間是

學校，西社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，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。

民兵動員起來了，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夥子，常和廣聚鬧小意見，廣聚覺得很難對付。後來廣聚常到恒元那裏領教去，慢慢就生出法子來。比方廣聚有制服，家祥有制服，小元沒有，住在一個廟裏覺着有點比配不上，廣聚便道：『當主任不可以沒制服，回頭做一套才行！』隔了不幾天，用公款做的制服給小元拿來了。廣聚有水筆，家祥有水筆，小元沒有，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，家祥道：『我還有一枝回頭送你！』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。廣聚不割柴，家祥不割柴，小元穿着制服去割了一回柴，覺着不好意思，廣聚道：『能燒多少？派個民兵去割一點就夠了！』

從此以後，小元果然變了，割柴派民兵，担水派民兵，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。他叔父老陳，見他的地也荒了，一日就罵他道：『小元你看！近一兩月來像個什麼東西！出來進去架兩條胳膊，連水也不能担了，柴也不能割了！你去受訓，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，如今莠了一半穗了，你也不鋤二遍，草比苗還高，看你秋天吃什麼？』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裏看過，經老陳這一罵，也覺得應該到地裏看看去。吃過早

飯，扛了一把鋤，正預備往地裏走，走到村裏，正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。家祥含笑問道：「鋤地去啦？」小元臉紅了，覺着不像個主任身份，便喃喃地道：「我到地裏看看去！」家祥道：「歇歇談一會閑話再去吧！」小元也不反對，跟着家祥走到廟門口，把鋤放在門外，就走進去跟家祥、廣聚閑談起來，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去。吃過飯，總覺着不可以去鋤地，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。

這次派的是小順跟小福，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，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，走到小元地裏，無精打采慢慢鋤起來。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。小順道：「多一位菩薩多一爐香！成天盼望主任給咱們抵些事，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，就跟人家混得很熱，除了多派咱幾回差，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？」小福道：「頭一遍是咱給他鋤，第二遍還教咱給他鋤！」小順道：「那可不一樣；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，咱們大家情願幫忙，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，不能鋤地了，派咱給人家當差。早知道落這個結果，幫忙？省點氣力不能睡覺？」小福道：「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攆走了，老漢要在，一定要給他編個好歌！」小順道：「咱不能給他編個試試。」小福道：「可以！我幫你！」

給小元鋤地，他們既然有點不痛快，所以也不管鋤到了沒有，留下草了沒有，只是隨手鋤過就是，兩個人都把心用在編歌子上。小順編了幾句，小福也給他改了一兩句，又添了兩句，結果編成了這麼一段短歌：

陳小元，壞得快，

當了主任耍氣派，

改了穿，換了戴，

坐在廟上不下來，

不担水，不割柴，

蹄蹄爪爪不想抬，

鋤個地，也派差，

逼着鄰居當奴才。

小福晚上悄悄把這個歌念給兩三個青年聽，第二天傳出去，大家都念得爛熟，小元在廟裏坐着自然不得知道。

這還都是些小事，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賠償羣衆損失這筆款，移到武委會用

了。本來喜富早兩個月就遞了悔過書出來了，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羣衆的款算了一下，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，還有幾百斤麵、幾石小米。這些東西有一半是恒元用了，恒元就着人告喜富暫且不要回來，有了機會再說。

恰巧『八一』節要檢閱民兵，小元跟廣聚說，要做些掛包、子彈袋、炒麵袋，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。廣聚跟恒元一說，恒元覺着機會來了，開了個幹部會，說公所沒款，就把喜富這筆款移用了。大家雖然聽說喜富要賠償損失，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多少數目。因爲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，遇了事又能說兩句，就有些人慫恿着他去質問村長。馬鳳鳴跟恒元混熟了，不想得罪人，可是也想得賠償，因此借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應了。但是他知道村長不過是個假樣子，所以先去找恒元。他用自己人報告消息的口氣說：『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意，將來恐怕還要討這筆款！』老恒元就猜透他的心事，便向他道：『這事怕不好弄，公所真正沒款，也沒有日子了，四五天就要用，所以幹部會上才那麼決定，你不是也參加過了嗎？不過咱們內裏人好商量；你前年那一場事，一共破費了多少，回頭叫他另外照數賠償你！』馬鳳鳴道：『我也不是

說那個啦，不過他們……」恒元攔他的話道：「不不不！他不賠我就不願意他！不信我可以墊出來！咱們都是個幹部，不分個裏外如何能行？」馬鳳鳴見自己落不了空，也就不說什麼了；別人再慫恿也慫恿不動他了。

事過之後，第二天喜富就回來了。賠馬鳳鳴的東西恒元担承了一半，其餘應賠全村民衆，那麼大的數目，做了幾條炒麵袋、幾個掛包、幾條子彈袋，又給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。

『八一』檢閱民兵，閻家山的民兵服裝最整齊，又是模範，主任又得了獎。

七 恒元廣聚把戲露底

過了陰曆八月十五日，正是收秋時候，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，被分配到第六區來檢查督促『秋收工作』。老楊同志叫區農會給他介紹一個比較進步的村，區農會常聽章工作員說閻家山是模範村，就把他介紹到閻家山去。

老楊同志吃了早飯起程，天不晌午就到了閻家山。他一進公所，正遇着廣聚跟小元下棋。他兩個因爲一步棋爭起來，就沒有看見老楊同志進去。老楊同志等了一會，還沒有人跟他答話，他就在這爭吵中間道：『那一位是村長？』廣聚跟小元抬頭一看，見他頭上箍着塊白手巾，白小布衫深藍褲，腳上穿着半舊的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。從這服裝上看，村長廣聚以爲他是那村派來的送信的，就懶洋洋的問道：『那村來的？』老楊同志答道：『縣裏！』廣聚仍問道：『到這裏幹什麼？』小元棋快輸了，在一邊催道：『快走棋嗎！』老楊同志有些不耐煩，便道：『你們忙得很！等一會閑了再說吧！』說了把背包往階台上一丟。坐在上面休息。廣聚見他的話頭有點不對，也就停住了棋，湊過來答話。老楊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長，却又故意問了一句『村長那裏去了？』他紅着臉答過話，老楊同志才把介紹信給他，信上寫的是：

『茲有縣農會楊主席，前往閻家山檢查督促秋收工作，請予接洽是荷……』

廣聚看過了信，把老楊同志讓到公所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便要請老楊同志到自己家裏吃飯。老楊同志道：『還是免些米到老百姓家裏吃吧！』廣聚還要講俗套，老

楊同志道：『這是制度，不能隨便破壞！』廣聚見他土眉土眼，說話却又那麼不隨和，一時想不出該怎麼對付，便道：『好吧！你且歇歇，我給你出去看看！』說了就出了公所來找恒元。他先把介紹信給恒元看了，然後便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土氣，恒元道：『前幾天聽喜富說有這麼個人。這人你可小看不得！聽喜富說，有些事情縣長還得跟他商量着辦。』廣聚道：『是是是！你一說我想起來了！那一次在縣裏開會，討論丈地問題那一天，縣幹部先開了個會，彷彿有他，穿的是藍衣服，眉眼就是那樣。』恒元道：『去吧！好好應酬，不要衝撞着他！』廣聚走出門來又返回去問道：『我請他到家吃飯，他不肯，我叫給他找個老百姓家去吃，怎麼辦？』恒元不耐煩了，發話道：『這麼大一點事也問我？那有什麼難辦？他要那麼執拗，就把他派到個最窮的家——像老槐樹底老秦家，兩頓糠吃過來，你怕他不再找你想辦法啦？』廣聚道：『老槐樹底那些人跟咱們都不對，不怕他說壞話？』恒元道：『你就不看人？老秦見了生人敢放個屁？每次吃了飯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，有什麼事？』

廣聚碰了一頓釘子討了這麼一點小主意，回去就把飯派到老秦家。這樣一來，給

老秦找下麻煩了！閻家山沒有行過這種制度，老秦一來不懂這種管飯只是替做一做，將來還要領米，還以為跟派差派欸一樣；二來也不知道家常飯就行，還以為衙門來的人一定得吃好的。他既是這樣想，就把事情弄大了，到東家借鹽，到西家借麵，老兩口忙了一大會，才算做了兩三碗湯麵條。

晌午，老楊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飯，見小砂鍋裏是麵條，大鍋裏的飯還沒有揭開，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當客人待。老秦舀了一碗湯麵條，必恭必敬雙手捧給老楊同志道：『吃吧先生！到咱這窮人吃不上什麼好的，喝口湯吧！』他越客氣，老楊同志越覺着不舒服，一邊接一邊道：『我自己舀！唉！老人家！咱們吃一鍋飯就對了，爲什麼還要另做飯？』老秦老婆道：『好先生！啥也沒有！只是一口湯！要是前幾年這飯就端不出來！這幾年把地押了，啥也講不起了！』老楊同志聽她說押了地，正要問他押給誰，老秦先向老婆喝道：『你這老不死，不知道你那張瘋嘴該說什麼！可甭不死你！你還記得啥？還記得啥？』老楊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說得有妨礙，也就不再追問，隨便勸了老秦幾句。老秦見老婆不說話了，因爲怕再引起話來，也就不再說了。

小福也回來了。見家裏有個人，便問道：「爹！這是那村的客？」老秦道：「縣裏的先生！」老楊同志道：「不要這樣稱呼吧！那裏是什麼「先生」？我姓楊！是農救會的！你們叫我個「楊同志」或者「老楊」都好！」又問小福「叫什麼名字」，「多大了」，小福一一答應，老秦老婆見孩子也回來了，便揭開大鍋開了飯。老秦、老秦老婆，還有個五歲的女孩，連小福，四個人都吃起飯來。老楊同志第一碗飯吃完，不等老秦看見，就走到大鍋邊，一邊舀飯一邊說：「我也吃吃這飯，這飯好吃！」老兩口趕緊一齊放下碗來招待，老楊同志已把山藥蛋南瓜舀到碗裏。老秦客氣了一會，也就罷了。

小順來找小福割穀，一進門碰上老楊同志，彼此問詢了一下，就向老秦道：「叔叔！人家別人的穀都打了，我爹病着，連穀也割不起來，後晌叫你小福給俺割吧？」老秦道：「吃了飯還要打穀！」小順道：「那我也能幫忙，打下你的來，遲一點去割我的也可以！」老楊同志問道：「你們這裏收秋還是各顧各？農救會也沒有組織過互助小組？」小順道：「收秋可不就是各顧各吧？老農會還管這些事啦？」老楊同志道：

『那末你們這裏的農會都管些什麼事？』小順道：『咱不知道。』老楊同志自語道：『模範村！這算什麼模範？』五歲的小女孩，聽見『模範』二字，就想起小順教她的幾句歌來，便順口唸道：

模範不模範，從西往東看；

西頭吃烙餅，東頭喝稀飯。

小孩子雖然是順口唸着玩，老楊同志却聽着很有意思，就逗她道：『唸得好呀！再唸一遍看！』老秦又怕闖禍，瞪了小女孩一眼。老楊同志沒有看見老秦的眼色，仍問小女孩道：『誰教給你的？』小女孩指着小順道：『他！』老秦覺着這一下不只惹了禍，又連累了鄰居。他以爲自古『官官相衛』，老楊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說，馬上就不得了。他氣極了，劈頭打了小女孩一掌罵道：『可啞不了你！』小順趕緊一把拉開道：『你這老叔！小孩們唸個那，有什麼危險？我編的，我還不怕，就把你怕成那樣？那是真的吧是假的？人家吃烙餅有過你的份？你喝的不是稀飯？』老秦就有這樣一種習慣，只要年青人說他幾句，他就不說話了。

吃過了飯，老秦跟小福去場裏打穀子。老楊同志本來預備吃過飯去找村農會主任，可是聽小順一說，已知道工作不實在，因此又想先在羣衆裏調查一下，便向老秦道：『我給你幫忙去。』老秦雖說『不敢不敢』，老楊同志却扛起木揪掃帚跟他們往場裏去。

場子就在窰頂上，是好幾家公用的。各家的穀子都不多，這天一場共攤了四家的穀子，中間用穀草隔開了界。

老楊同志到場子裏什麼都通，拿起什麼傢具來都會用，特別是好揚家，不只給老秦揚，也給那幾家揚了一會，大家都說『真是一張好木揪』（就是說他用木揪用得好）。一場穀打罷了，打穀的人都坐在老槐樹底休息、喝水、吃乾糧，蹲成一圈圍着老楊同志問長問短，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，不敢隨便說話。小順道：『楊同志！你真是個好把式！家裏一定種地很多吧？』老楊同志道：『地不多，可是做得不少！整整給人家住過十年長工！』老秦一聽老楊同志說是個住長工出身，馬上就看不起他了，一屁股坐在牆根下道：『小福！不去場裏担糞還等什麼？』小福正想聽老楊

同志談些新鮮事，不想半路走開，便推託道：『不給人家小順哥割穀？』老秦道：『担糠回來誤得了？小孩子聽起閑話來就不想動了！』小福無法，只好去担糠。他才從家裏挑起簍來往場裏走，老秦也不顧別人談話，又喊道：『細細掃起來！不要只掃個場心！』他這樣子，大家都覺着他不順眼，小保便向他發話道：『你這老漢真討厭！人家說個話你偏要亂吵！想聽就悄悄聽，不想聽你不能回去歇歇？』老秦受了年輕人的氣自然沒有話說，起來回去了。小順向老楊同志道：『這老漢真討厭！吃虧、怕事、受了一輩子窮，可瞧不起窮人。你一說你住過長工，他馬上就變了個樣子。』老楊同志笑了笑道：『是的！我也看出來了。』

廣聚依着恒元的吩咐，一吃過飯就來招呼老楊同志，可是那裏也找不着，雖然有人說在場子裏，遠遠看了一下，又不見一個閑人（他想不到縣農會主席還能做起活來），從東頭找到西頭，西頭又找回東頭來，才算找到。他一走過來，大家什麼都不說了。他向老楊同志道：『楊同志！咱們回村公所去吧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好，你且回去，我還要跟他們談談。』廣聚道：『跟他們這些人能談個什麼？咱們還是回公所

去歇歇吧！」老楊同志見他瞧不起大家，又想碰他幾句便半軟半硬的發話道：「跟他們談話就是我的工作，你要有什麼話等我閑了再談吧！」廣聚見他的話頭又不對了，也不敢強叫，可是又想聽聽他們談什麼，因此也不願走開，就站在圈外。大家見他不走，誰也不開口，好像廟裏十八羅漢像，一個個都成了啞子。老楊同志見他不走開大家不敢說話，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壓迫怕了，想起他走開，便向他道：「你還等誰？」他呶呶唧唧道：「不等誰了！」說着就溜走了。老楊同志等他走了十幾步遠，故意向大家道：「沒有見過這種村長！農救會的人到村裏，不跟農民談話，難道跟你村長去談？」大家親眼看見自己惹不起的厲害人受了碰，覺着老楊同志真是自己人。

天氣不早了，小順喊叫小福去割穀，老楊同志見小順說話很痛快，想多跟他打聽一些村裏的事，便向他道：「多借個鐮，我也給你割去！」小明、小保也想多跟老楊同志談談，齊聲道：「我也去！」小順本來只問了個小福，連自己一共兩個人，這會却成了五個。這五個人說說話話，一同往地裏去了。

八 『老』 『小』 字輩準備翻身

五個人到了地，一邊割穀一邊談話。小順果然說話痛快，什麼也不忌諱。老楊同志提到晌午聽的那四首歌，很誇獎小順編得好。小保道：『他還是徒弟，他師父比他編得更好。』老楊同志笑道：『這還是有師父的？』向小順道：『把你師父編出來的給咱唸幾段聽一聽吧？』小順道：『可以！你要想聽這，管保聽到天黑也聽不完！』說着便唸起來。他每唸一段，先把事實講清楚了然後才唸，這樣便把村裏近幾年來的事情翻出來許多。老楊同志越聽越覺着有意思，比自己一件一件打聽出來的事情又要又細緻，因此想親自訪問他這師父一次，就問小順道：『這歌編得果然好！我想見見這個人，吃了晚飯你能領上我去他家裏閑坐一會嗎？』小順道：『可惜他不在村裏了，叫人家廣聚把他撵跑了！』接着就把丈地時候的故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一直說到小元被送縣受訓，有才逃到柿子窪。老楊同志問道：『柿子窪離這裏有多麼遠？』

小順往西南山窪裏一指道：『那不是？不遠！五里地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我看這三畝穀也割不到黑！你們着個人去把他請回來，咱們晚上跟他談談！』小明道：『只要敢回來，叫一聲他就回來了！我去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叫他放心回來！我保他無事！』小順道：『小明叔腿不快！小福你去吧！』小福很高興地說了個『可以』，扔下鐮就跑了。小福去後老楊同志仍然跟大家接着談話，把近幾年來村裏的變化差不多都談完了。最後老楊同志問道：『這些事情，章工作員怎麼不知道？』小保道：『章工作員倒是個好人，可惜沒經過事，一來就叫人家團弄住了。』他直談到天快黑，穀也割完了，小福把有才也叫來了，大家仍然相跟着回去吃飯。

小順家晚飯是穀子麵乾糧豆麵條湯，給他割穀的都在他家吃。小順硬要請老楊同志也在他家吃，老楊同志見他是一番實意，也就不再謙讓，跟大家一齊吃起來。小順又給有才端了碗湯拿了兩個乾糧，有才是自己人，當然也不客氣。老秦聽說老楊同志敢跟村長說硬話，自然又恭敬起來，把晌午剩下的湯麵條熱了一熱，雙手捧了一碗送給老楊同志。

晚飯吃過了，老楊同志向有才道：『你住在那個窩裏？今天晚上咱們大家都到你那裏談一會吧！』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門口，順手指道：『這就是我的窩！』老楊同志抬頭一看，見上面還貼着封條，不由他不發怒。他跳起來一把把封條撕破了道：『他媽的！真敢欺負窮人！』又向有才道：『開開進去吧！』有才道：『這鎖也是村公所的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你去叫村公所人來給你開！就說我把你叫來談話啦！』有才去了。

有才找着了廣聚，說道：『縣農會楊同志找我回來談話，叫你去開門啦！』廣聚看這事情越來越硬，弄得自己越得不着主意，有心去找恒元，又怕因為這點小事受恒元的碰。他想了—想，覺着農救會人還是叫農救會幹部去應酬，主意一定，就向有才道：『你等等，我去取鑰匙去！』他回家取上鑰匙，又去把得貴叫來，暗暗囑咐了一番話，然後把鑰匙給了得貴，便向有才道：『叫他給你開去吧！』有才就同得貴一同回到老槐樹底。

得貴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殘剩茶飯，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倒也學得了幾句。他一見

老楊同志，就滿面陪笑道：『這位就是縣農會主席嗎，慢待慢待！我叫張得貴，就是這村的農會主席。晌午我就聽說你老人家來了，去公所拜望了好幾次也沒有遇面……』說着又是開門又是點燈，客氣話說得既然叫別人攙不上嘴，小慫慫也做得叫別人幫不上手。老楊同志在地裏已經聽小順唸過有才給他編的歌，知道他的爲人，也就不多接他的話。等他忙亂過後，大家坐定，老楊同志慢慢問他道：『這村共有多少會員？』他含糊答道：『唉！我這記性很壞，記不得了，有冊子，回頭查查看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共分幾小組？』他道：『這這這我也記不清了。』老楊同志放大嗓子道：『連幾個小組也記不得？有幾個執行委員？』他更莫明其妙，趕緊推託道：『我我是個老粗人，什麼也不懂，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你不懂只說你不懂，什麼粗人不粗人？農救會根本沒有收過一個細人入會！連組織也不懂，不只不能當主席，也沒有資格當會員，今天把你這主席資格會員資格一同取消了吧！以後農救會的事不與你相干！』他一聽要取消他的資格，就轉了個彎道：『我本來辦不了。辭了幾次也辭不退，村裏只要有點事，想不管也不行……』老楊同志道：『你跟誰辭過？』

他道：『村公所！』老楊同志道：『當日是誰教你當的？』他道：『自然也是村公所！』老楊同志說：『不怨你不懂，原來你就不是由農救會來的！去吧！這一回不用辭就退了！』他還要囉嗦，老楊同志揮着手道：『去吧去吧！我還有別的事啦！』這才算把他趕出去。

這天因爲有才回來了，鄰居們都去問候，因此人來得特別多，來了又碰上老楊同志取消得貴，大家也就站住看起來了。老楊同志把得貴趕走之後，順便向大家道：『組織農救會是叫受壓迫農民反對壓迫自己的人。日本鬼子壓迫我們，我們就反對日本鬼子；土豪惡霸壓迫我們，我們就反對土豪惡霸。張得貴能領導你們反對鬼子嗎？能領導着你們反對土豪惡霸嗎？他能當個什麼主席？……』老楊同志借着評論得貴，順路給大家講了講『農救會是幹什麼的』，大家聽得很起勁。不過忙時候總是忙時候，大家聽了一小會，大部分就都回去睡了，窩裏只剩下小明、小保、小順、有才四個人（小福沒有來，因爲後晌沒有担完糠，吃過晚飯又去担去了）。老楊同志道：『請你們把恒元那一夥人做的無理無法的壞事檢大的細細說幾件，我把他記下來。』說着取出

鋼筆和筆記簿子來道：『說吧！就先從喜富撤差說起！』小明道：『我先說吧？說漏了大家補！』接着便說起來。他才說到喜富賠償大家損失的事，小順忽聽窗外好像有人，便喊道：『誰？』喊了一聲，果然有個人蹩蹩蹩跑了。大家停住了話，小保、小順出來到門外一看，遠遠來了一個人，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。小順道：『是你？你不進來怎麼跑了？』小福道：『那裏是我跑？是老得貴！我担完了糠一出門就見他跑過去了！』小保道：『老傢伙，又去報告去了！』小順道：『要防備這老傢伙壞事！你們回去談吧，我去站個崗！』小順說罷往窰頂上的土堆上去了，大家仍舊接着談。老楊同志把材料記了一大堆，便向大家道：『我看這些材料中，押地、不實行減租、喜富不賠款、村政權不民主，這四件事最大，因為在這四件事上吃虧的是大多數。咱們要鬥爭他們，就要叫恒元退出押地，退出多收的租米，叫喜富照縣裏判決的數目賠款，澈底改選了村政幹部。其餘各人吃虧的事，只要各個人提出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；只要這樣一來他們就倒台了，受壓迫的老百姓就抬起頭來了。』

小明道：『能弄成那樣，那可真是又一番世界，可惜沒有閻家——如今就想不出

這麼個可出頭的人來。有幾個能寫能算、見過世面、幹得了說話的，又差不多跟人家近，跟咱遠。」老楊同志道：「現在的事情，要靠大家，不只靠一兩個人——這也跟打仗一樣，要憑有隊伍，不能只憑指揮的人。指揮的人自然也很要緊，可是要從隊伍裏提拔出來的才能靠得住。你不要說沒有人，我看這老槐樹底的能人也不少，只要大家抬舉，到個大場面上，也能說他幾句！」小保道：「這道理是對的，只是說到真事上我就懵懂了。就像咱們要鬥爭恒元，可該怎樣下手？咱又不是村裏的什麼幹部，怎樣去集合人？怎樣跟人家去說？人家要說理咱怎麼辦？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？……」老楊同志道：「你想得很是路，咱們現在預備就是要預備這些。咱們這些人數目雖然不少，可是散着不能辦事，還得組織一下。到人家進步的地方，早就有組織起來的工農婦青各救會，你們這裏因爲一切大權都在惡霸手裏，什麼組織也沒有。依我說咱們明天先把農救會組織起來，就用農救會出名跟他們說理。咱們只要按法令跟他說，他們使的黑錢、押地、多收了人家的租子，就都得退出來。他要無理混賴，現在的政府可不像從前的衙門，不論他是多麼厲害的人，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！」小保道：

「這農救會該怎麼組織。」老楊同志就把「會員手冊」取出來，給大家把會員的權利、義務、入會資格、組織章程等大概講了一些，然後向大家道：「我看現在很好組織，只要說組織起出能打倒恒元那一派，再不受他們的壓迫，管保願意參加的人不少！」

小保道：「那麼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開個大會，你把這道理先給大家宣傳宣傳，就叫大家報名參加，咱們就快快組織起來幹！」老楊同志道：「那辦法使不得！」小保道：「從前章工作員就是那麼做的，不過後來沒有等大家報名，不知道怎樣老得貴就成了主席了！」老楊同志道：「所以我說那辦法使不得。那辦法還不只是沒有人報名：一來在那種大會上講話，只能籠統講，不能講得很透澈；二來既然叫大家來報名，像與恒元有關係那些人想報上名給恒元打聽消息，可該收呀不收？我說不用那樣做：你們有兩個人會編歌，就把「入了農救會能怎樣怎樣」編成個歌傳出去，凡是真正受壓迫的人聽了，一定有許多人願意入會，然後咱們出去幾個人跟他們每個人背地談談，願意入會的就介紹他入會。這樣組織起來的會，一來沒有恒元那一派的人，二來入會以後都知道會是做什麼的。」大家齊聲道：「這樣好，這樣好！」小保道：「那麼

就請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編成，編成了只要唸給小順，不到明天晌午就能傳遍。」老楊同志道：「這樣倒很快，不過還得找幾個人去跟願意入會的人談話，然後介紹他們入會。」小福道：「小明叔交人很寬，只要出去一轉還不是一大羣？」老楊同志道：「我說老槐樹底有能人你們看有沒有？」正說着，小順跑進來道：「站了一會崗又調查出事情來了！廣聚、小元、馬鳳鳴、啓昌，都往恒元家裏去了，人家恐怕也有什麼佈置。我到他們門口看看，門關了，什麼也聽不見！」老楊同志道：「聽不見由他去吧！咱們談咱們的。你們這幾個人算是由我介紹先入了會，明天你們就可以介紹別人。天氣不早了，咱們散了吧！」說了就散了。

九 鬥爭大勝利

自從老楊同志這天後晌碰了廣聚一頓，晚上又把有才叫回，又取消張得貴農會主席，就有許多人十分得意，暗暗道：「試試！假大頭也有不厲害的時候？」第二天

早上，這些人都想看看老楊同志是怎麼一個人，因此吃早飯時候，端着碗來老槐樹底的特別多。有才應許下的新歌，夜裏編成，一早起來就唸給小順了，小順就把這歌傳給大家。歌是這樣唸：

入了農教會，力量大幾倍，

誰敢壓迫咱，大家齊反對。

清算老恒元，從頭算到尾；

黑錢要他賠，押地要他退；

減租要認真，一顆不許昧。

幹部不是人，都叫他退位；

再不吃他虧，再不受他累。

辦成這些事，痛快幾百倍，

想要早成功，大家快入會！

提起反對老恒元，閻家山沒有幾個不贊成的，再說到能叫他賠黑款，退押地……大家的勁兒自然更大了，雖然也有許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頭的，可是仇恨太深，

願意幹的究竟是多數。還有人說：『只要能打倒他，我情願再貼上幾畝地！』他們聽了這入會歌，馬上就有二三十個入會的，小保就給他們寫上了名。山窩舖的佃戶們，無事不到村裏來。老楊同志道：『誰可以去組織他們？』有才道：『這我可以去！我常常在他們山上放牛，跟他們最熟。』打發有才上了山，小明就到村裏去活動，不到晌午就介紹了五十五個會員。小明向老楊同志道：『依我看來，凡是敢說敢幹的，差不多都收進來了；還有些胆子小的，雖然也跟咱是一氣，可是自己又不想出頭，暫且還不願參加。』老楊同志道：『不少，不少！這麼大個小村子，馬上說話馬上能組織起五十多個人來，在我作過工作的村子裏，這還算第一次遇到。從這件事上看，可以看出一般人對他們仇恨太深，鬥起來一定容易勝利！事情既然這麼順當，咱們晚上就可以開個成立大會，選舉出幹部，分開小組，明天就能幹事。這村裏這麼多的問題，區上還不知道，我可以連夜回區上一次，請他們明天來參加羣衆大會。』正說着，有才回來了，有幾家佃戶也跟着來了。佃戶們見了老楊同志，先問『要是生起氣來，人家要奪地該怎麼辦？』老楊同志就把法令上的永佃權給他們講了一遍，叫他們放心。小明

道：『山上人也來了，我看就可以趁着晌午開個會。』老楊同志道：『這樣更好！晌午開了會，趕天黑我還能回到區上。』小明道：『這會咱們到什麼地方開？』老楊同志道：『介紹會員不叫他們知道，是怕那些壞傢伙混進來；開成立大會可不跟他們偷偷摸摸，到大廟裏成立去！』吃過了午飯，廟裏的大會開了，選舉的結果，小保、小明、小順當了委員。三個人一分工，小保擔任主席，小明擔任組織，小順擔任宣傳。選舉完了，又分了小組，閻家山的農救會就算正式成立。

老楊同志向新幹部們道：『今天晚上，可以通知各小組，大家搜集老恒元的惡霸材料。』小順道：『我看連廣聚、馬鳳鳴、張啓昌、陳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。』老楊同志道：『這不大妥當；馬鳳鳴、張啓昌不是真心願老恒元的人，照你們昨天談的，這兩個人有時候也反對恒元。咱們着個跟他說得來的人去給他說明利害關係，至少鬥起恒元來他兩人能不說話。小元他原來是你們招呼起來的人，只要恒元一倒，還有法子叫他變過來。把這些人暫且除過，只把勁兒用在恒元跟廣聚身上，成功要容易得多。』老楊同志把這道理說完，然後叫他們多佈置幾個能說會道的人，預備在第二

天的大會上提意見。

安頓停當，老楊同志便回到區公所去。他到區上把在閻家山發現的問題大致一談，區救聯會、武委會主任、區長，大家都莫明其妙，章工作員三番五次說不是事實。最後還是區長說：『咱們不敢主觀主義，不要以爲咱們沒有發現問題就算沒有問題。依我說咱們明天都可以去參加這個會去，要真有那麼大問題，就是在事實上整了我們一次風。』

老恒元也生了些鬼辦法：除了用家長資格拉了幾戶姓閻的，又打發得貴向農救會的個別會員們說：『你不要跟着他們胡鬧！他們這些工作人員，三天調了五天換了，老村長是永遠不離閻家山的，等他們走了你還出得了老村長的手心嗎？』果然有幾個人聽了這話，去找小明要退出農救會，小明急了，跟小保小順們商議。小順道：『他會說咱也會說，咱們再請有才老叔編上個歌，多多寫幾張把村裏貼滿，嚇他一嚇！』有才編了個短歌，連編帶寫，小保也會寫，小順、小福管貼，不大一會就把事情辦了，連老恒元門上也貼了幾張。第二天早上，滿街都有人在牆上唸歌：

工作員，換不換，

農救會，永不散，

只要你恒元不說理，

幾時也要跟你幹！

這樣才算把得貴的謠言壓住。

吃過早飯，老楊同志跟區長、救聯主席、武委會主任、章工作員一同來了，一來就先到老槐樹底蹣了一趟，這一着是老恒元、廣聚們沒有料到的，因此馬上慌了手脚。

羣衆大會開了，恒元的違法事實，大家一天也沒有提完。起先提意見的還只是農救會人，後來不是農救會人也提起意見了。恒元最沒法巧辯的是押地跟不實行減租，其餘捆人、打人、罰錢、吃烙餅……他雖然想盡法子巧辯，只是證據太多，一條也辯不脫。

第二天仍然繼續開會，直到晌午才算開完。鬥爭的結果老恒元把八十四畝押地全

部退回原主，退出多收了的租，退出有證據的黑錢。因為私自減了喜富的賠款，劉廣聚由區公所撤職送縣查辦。喜富的賠款仍然如數賠出。在鬥爭時候，自然不能十分痛快，像退押契，改租約……也費了很大周折，不過這種鬥爭，人們差不多都見過，不必細說。

吃過午飯，又選村長。這次的村長選住了小保，因此農救會又補選了委員。因為鬥爭勝利，要求加入農救會的人更多起來，經過了審查，又擴充了四十一個新會員。其餘村政委員，除了馬鳳鳴跟張啓昌不動外，老恒元父子也被大家罷免了另行選過。選舉完了，天也黑了，區幹部連老楊同志都住在村公所，因為村裏這麼大問題章工作員一點也不知道，還常說老恒元是開明士紳，大家就批評了他一次，老楊同志指出他不會接近羣衆，一來了就跟恒元們打熱鬧，羣衆有了問題自然不敢說。其餘的同志，也有說是『思想意識』問題或『思想方法』問題的，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較長期的反省。

批評結束了，大家又說起閒話，老楊同志順便把李有才這個人介紹了一下，大家

覺着這人很有趣，都說『明天早上去訪一下』。

十 「板人」作總結

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因為晚上多談了一會話，第二天醒得遲了一點。他們一醒來，聽着村裏地裏到處喊叫，起先還以為出了什麼事，仔細一聽，才知道是唱不是喊。老楊同志是本地人，一聽就懂，便向大家道：『你聽老百姓今天這股高興勁兒！「乾梆戲」唱得多麼喧！』（這地方把不打樂器的清唱叫『乾梆戲』）

正說着，小順唱着進公所來。他跳跳打打向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道：『都起來了？昨天累了吧？』看神氣十分得意。老楊同志問道：『這場鬥爭老百姓覺着怎麼樣？』小順道：『你就沒有聽見「乾梆戲」？真是天大的高興，比過大年高興得多啦！地也回來了，錢也回來了，吃人蟲也再不敢吃人了，什麼事有這事大？』老楊同志道：『李有才還在家吧？』小順道：『在！他這幾天才回來沒有什麼事，叫他

吧？」老楊同志道：「不用！我們一早起好到外邊溜一下，順路就溜到他家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那也好！走吧？」小順領着路，大家就往老槐樹底來。

才下了坡，忽然都聽得有人吵架。區長問道：「這是誰吵架？」小順道：「老陳罵小元啦！該罵！」區幹部們問起底細，小順道：「他本來是老槐樹底人，自己認不得自己，當了個武委會主任，就跟人家老恒元打成一夥，在廟裏不下來。這兩天鬥起老恒元來了，他沒處去，仍然回到老槐樹底。老陳是他的叔父，看不上他那樣子，就罵起他來。」區幹部們聽老楊同志說過這事，所以區武委會主任才也來了。區武委會主任道：「趁鬥倒了恒元，批評他一下也是個機會。」大家本是出來閑找有才的，遇上了比較正經的事自然先辦正經事，因此就先往小元家。老陳正罵得起勁，見他們來了，就停住了罵，把他們招呼進去，武委會主任也不說閑話，直捷了當批評起小元來，大家也接着提出些意見，最後的結論分三條：第一是穿衣吃飯跟人家恒元們學樣，人家就用這些小利來拉攏自己，自己上了當還不知道；第二是不生產、不勞動，把勞動當成丟人事，忘了自己的本分；第三是借着一點小勢力就來壓迫舊日的患難朋

友。區武委會主任最後等小元承認了這些錯誤，就向他道：『限你一個月把這些毛病完全改過，叫全村幹部監視着你。一個月以後倘若還改不完，那就沒有什麼客氣的了！』老陳聽完了他們的話，把膝蓋一拍道：『好老同志們！真說得對！把我要說他的話全說完了！』又回頭向小元道：『你也聽清楚了，也都承認過了！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後還能見人不能？』老楊同志道：『這老人家也不要那樣生氣！一個人做了錯，只要能真正改過，以後仍然是好人，我們仍然以好同志看他！從前的事情已經過去了，儘責備他也無益，我看以後不如好好幫助他改過，你常跟他在一處，他的行動你都可以知道，要是見他犯了舊錯，常常提醒他一下，也就是幫助了他了……』

談了一會，已是吃早飯時候，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就從小元家裏走出。他們路過老秦門口，冷不防見老秦出來攔住他們，跪在地下鼓鑿鼓鑿磕了幾個頭道：『你們老先生們真是救命恩人呀！要不是你們諸位，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……』老楊同志把他拉起來道：『你這老人家真是認不得事！鬥爭老恒元是農救會發動的，說理時候是全村人跟他說的，我們不過是幾個調解人。你的真恩人是農救會，是全村民衆，那裏

是我們？依我說你也不用找人謝恩，只要以後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點，大家是你的恩人，你也是大家的恩人……」老秦還要讓他們到家裏吃飯，他們推推讓讓走開。

李有才見小順說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找他，所以一吃了飯，取起他的旱烟袋就往村公所來。從他走路脚步上，可以看出比那一天也有勁。他一進廟門，見區村幹部跟老楊同志都在，便道：『找我嗎？我來了！』小保道：『這老叔今天也這麼高興？』有才道：『十五年不見的老朋友，今天回來了，怎能不高興？』小明想了一想問道：『你說的是個誰？我怎麼想不起來？』有才道：『一說你就想起來了！我那三畝地不是押了十五年了嗎？』他一說大家都想起來了，不由得大笑了一陣。

老楊同志向有才道：『最好你也在村裏担任點工作幹，你很有才幹，也很熱心！』小明道：『當個民衆夜校教員還不是呱呱叫？』大家拍手道：『對！對！最合適！』

老楊同志向有才道：『大家想請你把這次鬥爭編個紀念歌好不好？』有才道：『可以！』他想了一會，向大家道：『成了成了！』接着唸道：

閻家山，翻天地，
羣衆會，大勝利。
老恒元，洩了氣，
退租退款又退地。
劉廣聚，大舞弊，
犯了罪，沒人替。
全村人，很得意，
再也不受冤枉氣，
從村裏，到野地，
到處唱起「乾柳戲」。

大家聽他唸了，都說不錯，老楊同志道：『這就算這場事情的一個總結吧！』談了一小會，區幹部回區上去了，老楊同志還暫留在這一帶突擊秋收工作，同時在工作中健全各救會組織。

孟祥英翻身（現實故事）

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

涉縣的東南角上，清漳河邊，有個西岐口村，姓牛的多。離西岐口三里，有個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兩家都是大族，婚姻關係世代不斷。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子的時候，你想在這兩村間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問得準，因為這裏的『牛門孟氏』或『孟門牛氏』太多了。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，婆家在西岐口，也是個牛門孟氏。

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，對對夫妻一定是很美滿的，其實糟糕的也

非常多。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，從前人們說：『山高皇帝遠』，現在也可以說是『山高政府遠』吧，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。爲這個原因，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；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，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，不然的話，就不像個婆婆派頭；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『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，由人騎來由人打』，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，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個好嘴。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，老漢雖然不贊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——說也說不過她，罵更罵不過她。老漢還惹不起，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？

有村裏的老規矩，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霉了，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條件：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。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，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。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岐口。因爲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，自己出嫁時候，姐姐也沒得來，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。像這樣的娘家，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？第二是娘家窮，買不起嫁妝。第三是離娘

早，針線活學得不大好。第四是脚大。這地方見了脚大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小脚女人一樣奇怪。第五是從小當過家，遇了事好說理，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；這些在婆婆看來，都是些該打罵的條件。

二 哭不得

滿肚冤枉的人，沒有伸冤的機會，常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：要是娘家有個爹娘，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，不說不便向他哭，他哭了還得照顧他。要是兩口子感情好，受了婆婆的氣，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，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執行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一頓嗎？

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個哭處：姐姐跟自己是緊鄰，見了姐姐可以哭；鄰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，跟自己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，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；此外，家

裏造紙，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，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。在紙牆下哭得最多，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濕濕地。

有一次，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，就哭出事來了。一天，她一個人架着驢到碾上碾米，簸着米就哭起來，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。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，隨便批評了他婆婆幾句，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。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，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。婆婆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，當面不敢反駁，只好用別的話岔開。

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，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。據她的經驗，年輕媳婦們到一處，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，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的媳婦們談過話，總要尋個差錯打罵一番。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，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，因此她想：『這東西一定是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，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』按舊習慣，婆婆找媳婦的事，好像碾磨道上尋驢蹄印，步步不缺。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，被碾滾子碾壞了個笤帚把，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。因為罵得太

不像話了，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：

「娘！不用罵了，我給你用布補一補！」

婆婆說：「補你娘的×！」

「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！」

「賠你娘的×！」

補也不行，賠也不行，一直要罵「娘」，孟祥英氣極了，便大胆向她說：「我娘死了多年了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娘！你罵你自己吧！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娘！娘！」

婆婆不罵了。她以為媳婦頂了她，沒得罵個痛快。她想：「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！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！」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。

三 死不了

一天，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，向婆婆要布，婆婆叫她向公公要。就按『老規矩』，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。孟祥英和她講道理，說得她無言答對，她便罵起來。孟祥英理由充足，當然要和她爭辯，她看這情勢不能取勝，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：

『梅妮（孟祥英丈夫的名子）！你快回來呀！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，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！』

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，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。他一回來，按『老規矩』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，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。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限——十六七歲個小孩子，比孟祥英還小一歲——孟祥英便把棍子奪過來。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：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，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，再經別人一拉，作爲了事。孟祥英不但不挨、不躲，又繳了他的械，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。他氣

極了，拿了一把鐮刀，劈頭一下，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，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。

拉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，差不多都說：『要打打別處，爲什麼要打頭哩？』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，至於究竟爲什麼打，却沒人問，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。

這一架打過之後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，各自漫散了，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。她想：滿理的事，頭上頂個血窟窿，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，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？這樣下去，日子長着哩，什麼時候才能了結？想來想去，沒有個頭尾，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，就吞了鴉片煙。

弄來的鴉片煙太少了，喝了以後死不了，反而大吐起來。家裏人發現了，灌了些洗木梳的鱗水，才吐上來。

婆婆說：『你愛喝鴉片多得得很！我還有一罐哩！只要你能喝！』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，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。

又一次，孟祥英在地裏做活，回來天黑了，婆婆不讓她吃飯，丈夫不讓回家。院門關了，婆婆的屋門關了，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，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。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，姐姐也來看她，在院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她也不敢開門。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，她在門裏低聲哭，後來她坐在屋簷下，哭着哭着就瞌睡了，一覺醒來，婆婆睡得呼啦啦地，丈夫睡得呼啦啦地，院裏靜靜地，一天星斗明明地，衣服潮得濕濕地。

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，午上還沒有吃飯，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，趁着丈夫在婆婆屋裏睡午覺，她便回房裏上了吊。

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，聽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，以爲這會總可以好好談談，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，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。一陣喊叫，許多人都來搶救。祥英的姐姐也來了，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。

救了好久，祥英又睜開了眼，見姐姐抱着自己，已經哭成個淚人了。兩次尋死，都沒得死了，仍得受下去。

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

一九四二年，第五專署有個工作人員去西岐口協助工作，要選個婦救會主任，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，都說：『人家能說話！說話把得住理。』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。工作人員說：『我親自去！』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。孟祥英的婆婆說：『她不行！她是個半吊子，幹不了！』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。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？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。（牛差差不是真名，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，因爲他轉變得還差，才叫他『差差』。）

當磨擦專家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，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，後來朱懷冰垮了台，保長投了敵，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；四十軍駐林縣時，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：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。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。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，因爲造紙賠了錢，把地押出去了，沒有地種，種了他五畝半

地。他的老婆，當年輕時候，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，因為互相介紹朋友，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。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，又是牛明師的地主，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，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師七分歸牛差差，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，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，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。

自從朱懷冰垮了台，這地方的政權，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，實際上因為『山高政府遠』，老百姓的心，大部分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。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，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，不論說誰來，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。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，早就有點半信半疑：因為牛明師家裏造紙，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，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，並且由公家來收買，大家才又造起來。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，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。他見這二年來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，以為八路軍還不是真『不行』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，他的念頭就又轉了，他想人家這『桌面上人』，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。孟祥英的

公公對牛差差的話，雖然半信，却還有『半疑』，可是孟祥英的婆婆，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。她不管紙賣給誰了，也不管地是怎樣贖回來的。她的軍師只有一個，就是牛差差老婆。牛差差老婆說『四十軍快來了』，她以為不是明天是後天。牛差差老婆說『四十軍來了要槍斃現在的村幹部』，她想最好是先通知幹部家裏預備棺材。你想這樣一個婆婆，怎麼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？

工作人員說了半天，見人家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，年輕人沉不住氣，便大聲說：『她幹不了你就幹！』這一手不想用對了：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為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，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。她不願叫孟祥英幹，要說是愛護媳婦，還不如說是怕連坐，所以才推三阻四，一聽到工作人員叫她自己幹，她急了。她想媳婦幹就算要連坐，也比自己親身幹了輕得多，輕重一比較，她的話就活套得多了：『我不管我不管！她幹得了叫她幹吧！』

工作人員勝利了，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。

五 管不住了

當了村幹部，免不了要開會。孟祥英告婆婆說：「娘！我去開會！」說了就走。婆婆想：「這成什麼話？小媳婦家開什麼會？」可是不叫去又不行，怕工作人員叫自己幹。她雖覺着八路軍「不行了」，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，比八路更不行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，明天早晨四十軍不來救駕，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人員帶往區公所。光棍不吃眼前虧，由她去吧！

婦女也要開會，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「糊塗觀念」，有心跟在後面去看，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「八路派」人的會，只好不去。第二天，心不死，總得去偵察偵察一夥媳婦們開會說了些什麼。她出去一調查，「娘呀！這還了得？」婦女要求解放，要反對婆婆打罵，反對丈夫打罵，要提倡放脚，要提倡婦女打柴、担水、上地，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，要上冬學……她想：這不反了？媳婦

家，婆婆不許打，丈夫不許打，該叫誰來打？難道就能不打嗎？二媳婦（就是指孟祥英，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襄垣種地）兩隻腳，打着罵着還纏不小，怎麼還敢再放？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担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？不識字還管不住啦，識了字越要上天啦！…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？

婆婆雖然耽心，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，有工作員作主，工作倒也很順利，會也開了許多次，冬學也上了許多次。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，告訴孟祥英，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，告訴孟祥英。她們告訴孟祥英，孟祥英告訴工作員，開會、批評、鬥爭。孟祥英工作越積極，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，打不得罵不得，跟梅妮說：『那東西管不住了！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員！可該怎麼辦呀？』梅妮沒法，吸一吸嘴唇；婆婆也吸一吸嘴唇。

孟祥英打回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『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！』孟祥英担回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『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！』

要提倡放腳，工作員叫孟祥英先放，孟祥英放了。婆婆噘着嘴，兩隻眼睛跟着孟

祥英兩隻脚。

村裏的年輕女人們，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：見孟祥英打柴，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；見孟祥英担水，有些人也跟着担起來；見孟祥英放脚，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脚。男人們也不都像梅妮，也有許多進步的：牛××說：『女人們放了脚真能抵住個男人做！』牛××說：『女人們打柴担水，男人少誤多少閑工！』牛××說：『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，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！』

不論大家怎樣想，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，打不得罵不得，一肚子氣沒處發作，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。一天，她上地去，見牛差差老婆在前邊走。她喊了一聲『等等』，人家却不等她，還走得很快。她跑了幾步趕上去，牛差差老婆說：『咱兩家以後少來往，你不要以爲你老二媳婦放了脚很時行！以後四十軍來了，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！你們家裏跟八路有了關係了，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！』這幾句話，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脚底。她這幾天雖是斃了一肚子氣，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的危險，座談會也不開了，趕緊找梅妮想辦法。

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？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到一起各人吸各人的嘴唇？

六 賣也賣不了

有一次，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，牛差差們說：『去吧！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，誰去參加鬥爭，誰就得防備丟腦袋，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跟他算賬！』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，全家着了急，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，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，娘看看孩子，低聲說：『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』孩子看看娘，低聲說：『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』

這些怪眉怪眼，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，問問別的媳婦們，也有些人說：『不去好。』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，問工作人員『不去行不行』，工作人員說：『這又不強迫，不過羣衆還去啦，幹部爲什麼不去？』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，她想：去就去吧，咱不會不說話？

她一到太倉村，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，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，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子，任二孩低着頭，連誰的臉也不敢看。這會她的想法變了，她想：這麼多人難道都不怕槍斃，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。不多一會，她就領導着西岐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。

開過了這次鬥爭會，孟祥英胆子大起來，再也不信特務們『變天』的謠言了，工作更積極起來。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：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，牛差差們就跟他婆婆說：『早晚免不了吃虧。』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胆寒，費了千辛萬苦，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。

一天，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：『這二年收成不好，家裏也沒有吃的，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襄垣尋他哥哥去吧！』家裏沒吃的是事實，離開婆婆，孟祥英也很高興，只是村裏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。晚上，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，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。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，孟祥英回去取油，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。婆婆說：『領到襄垣賣了她吧，咱梅妮年輕輕地，還怕訂不下個媳婦？』姑姑

說：『不怕人家告訴那裏的八路軍？』婆婆說：『不怕！那裏是老日本子佔着哩！』孟祥英聽了這話，才知道婆婆的高計，趕緊告訴工作員。工作員說：『她沒有跟你說明，你也不必追問她，你只要說這裏工作放不下，不去就算了。』

孟祥英不去，婆婆也無法，白做了一番計劃。

七 英雄出了頭

夏天，龐炳勳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，八路軍又在林縣把他們打垮了。牛差差們一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開，正預備宣傳宣傳，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過來的，因此才不敢聲張。事實擺在眼前，他雖不聲張，也封鎖不住勝利的消息。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都高興起來，大大宣傳了一番，從此人心大變，就是素日信服牛差差『變天』說法的人，也都知道牛差差的『天』塌了。孟祥英在這環境好轉之後，工作當然更順利了許多。

不巧的是連年有災荒，這個秋天更糟糕一點：一夏天不見雨，莊稼乾得差不多能點着火。到秋來穀穗像打鑼錘，頭上還有寸把長一條蠟捻子；玉菱不够一腿高，三畝地也收不够一籬頭。秋天又一連下了幾十天連陰雨，三顆糧食收割不回來，草比莊稼還長得高。

政府號召採野菜度荒，村幹部們一討論，孟祥英管組織婦女。因為秋景太壞，村裏人都洩了氣，有些人說：『連年沒收成，反正活不了，那有心事弄那一把樹葉？』孟祥英挨門挨戶勸她們，說：『死不了還得吃，』說：『過了秋天想採野菜也沒有了，』說：『野菜和糠總比吃純糠好』……她一邊說，一邊領着幾個積極的婦女先動起手來。沒糧之家，說『情願等死』，只能算是發脾氣，後來見孟祥英領的幾個人滿院裏是野菜，也就跟着去採。孟祥英把她們組成四個組，每日分頭上山，不幾天，附近山上，凡是能吃的樹葉都光了，都晒在這夥婦女們的院裏了。本村完了到外村去，河西沒了到河東去，直採到秋風掃落葉時候，算了一下總賬，二十多個婦女，一共採了六萬多斤。

野菜採完了，聽說白草能賣一塊錢一斤，孟祥英又領導婦女割白草。這一次更容易領導，家家野菜堆積如山，誰也不再準備餓死，一看見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，因此孟祥英一說領導婦女割白草，這些婦女們的家裏人都說：『快跟人家去割吧！這小女是很有辦法的！』後來大家竟割了兩萬多斤，賣了兩萬多地錢。

從此西岐口附近各村，都佩服孟祥英能幹。

八分 家

有人說，因為孟祥英能生產度荒，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來了，仔細一打聽，完全不確。

孟祥英採來的野菜，婆婆吃起來倒也不反對，可是不贊成她去採，說她是『勾引上一夥年青人去放風』。『放風』這個說法，原有兩個出處：從前有一種開煤窯的惡霸，花錢買死了工人（被買的人有了錯，可以隨便打死），關在窯底，五天或十天放

出來見一次太陽，名叫『放風』；放罷了收回去，名叫『收風』。監獄裏對犯人也是這樣——從屋子裏放到院子裏叫『放風』，從院子裏鎖到屋子裏叫『收風』。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絕不贊成放媳婦的風——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時候也到地裏收割，拔苗就是個證據。不過她想『就是放風，也得由我放由我收。』按『老規矩』，媳婦出門，要是婆婆的命令，總得按照期限回來；要是自己的請求，請得准請不准只能由婆婆決定，就是准出去，也得叫媳婦看幾次臉色；要是回來得遲了，可以打、可以罵、可以不給飯吃。孟祥英要領導全村婦女，按這一套『老規矩』如何做得通？因此婆婆便覺着『此風萬萬放不得』了。

這種思想，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，恐怕還有幾個當婆婆的也同意。牛差差老婆趁此機會造出謠言，說野菜吃了不抵事，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婦去了。孟祥英爲了這件事，特別召集婦女開會檢查了一次，才算把這股謠言壓下去。

採罷了野菜，割罷了白草，孟祥英自己總結成績的時候，婆婆也在一邊給她作另一種總結。她的總結，不是算一算孟祥英採了多少菜，割了多少草，她的總結是『媳

婦越來越不像個媳婦樣子了』。她的腦筋裏，有個『媳婦樣子』，是這樣：頭上梳個簪帶把，下邊兩隻粽子腳，滾茶做飯、碾米磨麵、端湯捧水、掃地抹桌……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鋪被子，時刻不離，喚着就到；見個生人，馬上躲開，要自己不宜傳，外人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。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，可是她覺着媳婦總該是這樣。她覺着孟祥英越來離這個『媳婦樣子』越遠：頭上盤了個圓盤子，兩隻脚一天比一天大，到外邊爬山過嶺一天不落地，一個咬口村不啱飛，還要飛到十里外，不跟自己商量着有事瞞哄工作人員，反把什麼事都告工作人員說……她作着這個總結發了愁：『怎麼辦呀！打不得，罵不得，管又管不住，賣又賣不了。眼看不是家裏的人了！工作人員成人家的親爹了！』好幾夜沒有睡覺，才算想了個好辦法——分家。

婆婆請牛差差作證，跟孟祥英分了家。家分的倒還公道（不公道怕孟祥英不願分），孟祥英夫婦分得四畝平地四畝坡地，只是沒有分糧食。據婆婆說：『打得少，吃完了。』可是分開以後，丈夫又回婆婆家吃飯、睡覺，讓孟祥英一個人走了個便宜。

九 孟祥英的影響出了村

分開家以後，除分了二斤蘿蔔條以外，只憑野菜度時光，過年時候沒有一顆糧，借了合作社二斤米、五斤麥子、一斤鹽。

區公所離這地方四五十里，工作上照顧不過來，得一個地方幹部很不容易。像孟祥英這樣一個自己能勞動又能推動別人的度荒能手，反落得被家裏趕出來餓肚子，區婦救會覺着這一來太不近人情，二來也影響這地方的工作，因此向上級請准撥一點糧食幫助她，叫她在當地担任一部分區婦救會工作。

孟祥英在今年（一九四四）確實也有個區幹部的作用大：

正月，大家選她為勞動英雄，來參加專署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。會後她回去路過太倉村，太倉婦救會主任要她講領導婦女的經驗，她說：『遇事要講明道理，親自動手領着幹，自己先來作模範。』接着就把她領導婦女們放腳、打柴、担水、採野

菜、割白草等經驗談了許多。太倉婦救主任學上她的辦法，領導着村裏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，開了十五畝荒地。二月十五，白茭村（離西岐口四十里）有個廟會，她在會上作宣傳，許多村的婦女都稱讚她的辦法好。今年涉縣七區婦女生產很積極，女勞動英雄特別多，有許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響才起來的。

說起她親自做出來的成績更出色：春天領導婦女鋤麥子二百九十三畝，刨平地十二畝，坡地四十六畝。夏天打蝗蟲，光割燒蝗蟲的草，婦女們就割了一萬八千斤。其餘割麥子、串地、撈柴、剝楮條、打野菜……成績多得很，不過這都在報上登過，這裏就不多談了。

十 有人問

有人問：直到現在，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還跟孟祥英不對勁，究竟是爲什麼？怕她脚大了走路太穩當嗎？怕她做活太多了他們沒有做的嗎？怕她把地刨虛了嗎？怕她

把蝗蟲打斷了種嗎？怕她把樹葉採光了嗎？……

答：這些還沒有見他母子們宣佈。

有人問：你對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、丈夫，都寫得好像有點不恭敬，難道不許人家以後再轉變嗎？

答：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，以後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續寫一回，誰變好誰變壞，你怕明年續寫不上去嗎？

地 板

王家莊辦理減租。有一天解決地主王老四和佃戶們的租佃關係，按法令訂過租約後，農會主席問王老四還有什麼意見沒有，王老四說：「那是法令，我還有什麼意見？」村長和他說：「法令是按情理規定的。咱們不只要執行法令，還要打通思想！」王老四嘆了口氣說：「老實說：思想我是打不通的！我的租是拿地板換的，爲什麼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？我應該照顧佃戶，佃戶爲什麼不應該照顧我？我一家人就是指那一點租來過活，大前年遭了旱災，地租沒有收一顆，把幾顆餘糧用了個光，弄得我一年顧不住一年，有誰來照顧我？爲什麼光該我照顧人？」農會主席給他解釋了一會，區幹部也給他解釋了一會，都說糧食是勞力換的，不是地板換的。解釋過

後，問他想通了沒有，他說：『按法令減租，我沒有什麼話說；要我說理，我是不贊成你們說那理的。他拿勞力換，叫他把我的地板繳回來，他們到空中生產去！你們是提倡思想自由的，我這纔想是我的自由，一千年也不能跟你們思想打通！』

小學教員王老三站起來面對着王老四講道：——

老四！再不要提地板！不提地板不生氣！

你知道！我常家窰那地板都怎麼樣？從頂到凹，都是紅土夾沙地，論畝數，老契上雖寫的是荒山一處，可是聽上世人說，自從租給人家老常他爺爺，十來年就開出三十多畝好地來；後來老王老孫來了，一個莊上安起三家人來，到老常這一輩三家種的地合起來已經够一頃了。論打糧食，不知道他們共能打多少，光給我出租，每年就是六十石。如今啦，不說六十石，誰可給我六升呢？

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鎮魁的土匪部隊擾亂，又遭了大旱災，二伏都過了，天不下雨滿地紅。你知道吧！咱村二百多家人，死的死了，跑的跑了，七零八落丟下了三四十家。就在這時候，老常來找我借糧，說老王和老孫都餓得沒了辦法，領着家裏人

逃荒走了。後來老常餓死，他老婆領着孩子回了林縣，這莊上就沒有人了。——我想起來也很後悔，可該借給人家一點糧。

那年九月間，八路軍來打鬼子的碉堡，咱不是還逃到常家窰嗎？你可見來：前半年雖沒有種上莊稼，後半年下了連陰雨，蒿可長得不低，那一片地也能藏住人。莊上的房子沒人住了，牽牛花穿過窗裏去，梁上有了碗口大的馬蜂窩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，呼嚕呼嚕睡下一地，我可一夜也沒有睡着。你想：我在咱本村裏，就只有南牆外的三畝菜地，那中啥用？每年的吃穿花銷，還都不是憑這常家窰的頃把地嗎？眼見常家窰的地裏，沒有糧食光有蒿，我的心就涼了半截。

這年秋天，自然是一顆租子也沒有人給。咱們這些家，是大手大腳過慣了的，『鐘在寺院音在外』，撐起棚子來落不下：冬天出嫁閨女，回禮物、陪嫁妝、請親戚、女婿認親、搬九，那一次也不願丟了臉，抬腳動手都要花錢。幾年來兵慌馬亂，鬼子也要，姬鎮魁也搶，你想能有幾顆餘糧？自己吃的是它，辦事花的也是它，不幾天差不多糟蹋光了。銀錢是硬頭貨，虛棚子能撐幾天？穀囤子麥囤子，一個一個都見

了底，我有點胆寒，沒等過了年就把打雜的、做飯的一齊都打發了。

七歲的孩子不能幹，你三嫂活了三四十歲也是個坐在炕上等飯的，我更是出門離馬不行的人。這麼三個人來過日子，不說生產，生的也做不成熟的。你三嫂做飯掃地就累壞了她，我餵餵馬打個油買個菜也顧住了我，兩個人一後晌鏟不了兩個乾草，碾磨上還得僱零工。

過了年，接女婿住過了正月十五，岡底上的幾顆糧食眼看掃不住了，我跟你三嫂着實發了愁。依我說就搬到常家窰去種我那地，你三嫂不願意，她說三口人孤伶伶地去那裏不放心。後來正月快過完了，別人都在地裏送糞，我跟你三嫂說：『要不咱就把咱那三畝菜地也種成莊稼吧？村邊的好地，收成好一點，儉省一點，三畝地也差不多够咱這三口人吃。』她也同意。第二天，我去地裏看了一下，辣子茄子稈都還在地裏直撇撇長着，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裏送糞。

老弟！我把這事情小看了，誰知道種地真不是件簡單的事！不信你試試！光幾畦茄子稈耽誤了一前晌：用鐮削，削不下來，用斧砍，你從西邊砍，它往東歪，用鐮

刨，一來根太深，二來枝枝礙事，刨不到根上。回家跑了三趟，拿了三件傢具都不合適，後來想了個辦法：用鋤先把一邊刨空了，搬倒，用腳踩住再用斧砍。弄了半晌還沒有弄够一畦。鄰家小剛，挑着籬頭從地裏回來，看見我兩隻手掄着斧剝茄根，笑得合不住口，羞得我不敢抬頭。他笑完了，告我說不用那樣弄，說着他就放下籬頭拿起鋤來刨給我看。奇怪！茄稈上的枝枝偏不礙他的事！那一枝碰鋤把，就把那一枝碰掉了。他給我做了個樣子就刨了一畦，跟我半前晌做的一般多。他放下鋤担起籬頭來走了，我就照着他的樣子刨。也行！也刨得起來了，只是人家一鋤兩鋤就刨一顆，我五鋤六鋤也刨不下一顆來。刨了不幾顆，兩手上磨起兩溜泡來；咬看牙刨到晌午才算刨完，吃了飯，胳膊腿一齊疼，直直睡了一後晌。

第二天準備送糞。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（插是往馱子裏裝的意思。因為用鋤插進糞裏，才能把糞取起來，所以叫「插」），叫你三嫂去，這一下把她難住了。她給她娘守服，穿着白鞋。老弟！我說你可不要笑，你三嫂穿鞋，從新穿到破，底稜上也不准有一點黑，她怎麼願意去插糞呢？可是糞總得用人插，她也沒理由推辭，只好拿着

鐵鍬走進馬圈裏。她走得很慢，看準一個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，小心謹慎照顧她那一對白鞋，我在她背後看着也沒有敢笑。往年往菜地裏上的糞，都是打雜的從馬圈裏倒出來，搗碎了的；這一年把打雜的打發了，自然沒人給搗。她拿着一張鍬，立插插不下去，一平插就從上面滑過去了，反過鍬來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，却不幸把她一對白鞋也埋住了。老弟！你不要笑！你猜她怎麼樣？她把鍬一扔，三脚兩步跑出馬圈來，又是頓，又是蹴，又是用手絹擦，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來。我越笑，她越氣，擦了半天仍然有許多黃麻子點；看看手，已經磨起了一個泡來，氣得她鼓嘟着嘴跑回去了。得罪了老婆，自然還得自己幹，不過我也不比人家強多少，平插立插也都是那樣插不上，後來用上氣力儘在堆上撞，才撞起來些大片子。因爲怕弄碎了不好插，就一片一片裝進馱子裏去。絕沒有想起來這一下白搭了：備起馬來沒人抬——老婆才生了氣，自然叫不出來，叫出來也沒有用；鄰居們也都不在家，乾看沒辦法；後來在門口又等到小剛担糞回來，他抬得起我抬不起，還是不算話。兩個人想了一會，他有了主意，把糞又倒出半馱，等抬上以後他又一鍬一鍬替我添滿，這才算插出第一馱糞。這一下

我又學了一樣本領，第二馱我就不把馱子拿下來，只把馬拴住往上插，地不夠一百步遠，一晌只能送三馱，因為插起來費事。

老弟！這麼細細給你說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，還是粗枝大葉告訴你吧！

糞送到地了，也下了雨，自己不會犁種，用個馬工換了兩個人工才算把穀種上。村裏牲口都叫敵人趕完了，全村連我的馬才只有三個牲口。八路軍來了，人家都組織起互助組，沒牲口的都是人拉犁。也有人勸我加入互助組，我說我不會做活，人家說：『你不能多做少做一點，只要把牲口組織起來就行。』那時候我的腦筋不開，我怕把牲口組織進去給大家支差，就問人家能不參加不能。人家說是自願的才行，我說：『那啦我不自願。』隔了不幾天，人也沒吃的了，馬也沒有一顆料，瘦乾了，就乾脆賣了馬養起人來了。

穀苗出得很不賴，可惜鋤不出來。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鋤，好像儘管鋤也只是那麼一大片，在北頭鋤了這院子大一片，南頭的草長起來就找不見苗了。四面地鄰也都種的是穀，這一年是豐收年，人家四面的穀都長够一人高，我那三畝地夾在中間，好像

個長方池子。到了秋收時候，北頭鋤出來那一小片，比起四鄰的自然不如，不過長的還像個穀，穗秀也不大不小，可惜片子太小了。南頭太不像話，最高的一層是蒿，第二層是沙蓬，靠地的一層是抓地草。在這些草裏也能尋着一些穀：秀了穗的，大的像豬尾巴，小的像紙煙頭，高的掛在蒿稈上，低的鑽進沙蓬裏；沒秀穗的，跟抓地草鋪成一片，活着的像馬鬃，死了的像魚刺，三畝地打了五斗。老弟！光我那一圈馬糞也不止賣五斗穀吧？我跟你三嫂連馬工貼上，一年才落下這點收成，要不連這五斗穀也打不上。這一年，人家都是豐年，我是歉年，收完秋就沒有吃的了。

村裏人都打下兩顆糧食了，就想叫小孩子們識幾個字，叫幹部來跟我商量撥工——他們給我種那三畝地，我給他們教孩子。我自然很願意，可惜馬上就沒有吃的。村裏人倒很大方，願意管我飯，又願意給你三嫂借一部分糧，來年給我種地還不用我管飯。這一下把我的困難全部解決了，我自然很高興，馬上就開了學。

這是前年冬天的事。去年就這樣撥了一年工，還是那三畝地，還種的是穀，到秋天打了八石五。老弟！你看看人家這本領大不大？我雖是四十多的人了，這本領我非學

不可！今年村裏給學校撥了二畝公地，叫學生們每天練習一會生產啦！我也參加到學生組裏，跟小孩們學習學習。我覺着這才是走遍天下餓不死的真正本領啦！

老弟！在以前我也跟你想的一樣，覺着我這轎上來馬上去，遇事都要耍個排場，都是憑地板啦，現在才知道是憑人家老常老孫啦！唉，真不該叫把人家老常餓死了來！我看我常家窩那頃把地不行了，地廣人稀，雖然有些新來的沒地戶，可是汽車路兩旁的好地還長着蒿啦，誰還去種山地？再遲二年，地邊一塌，還不是又變成『荒山一處』了嗎！

老弟！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能換糧食。地板什麼也不能換，我那三畝菜地，地板不比你的賴，勞力不行了，打的還不够糞錢；常家窩那頃把紅土夾沙地，地板也不賴，沒有人只能長蒿，想當柴燒還得親自去割，僱人割回來，不比買柴便宜。

老弟！人家農會主席跟區上的同志說得一點也不差，糧食確確實實是勞力換的，不信你今年自己種上二畝去試試！

福 貴

福貴這個人，在村裏比狗屎還臭。村裏人說他第一個大毛病是手不穩；比方他走到誰院裏，院裏的人總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門才放心，他打誰地裏走過，地裏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頭堰邊放的煙袋衣服；誰家丟了東西，總要到他家裏閑轉一趟；誰家丟了牲口，總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……不過有些事大家又覺着非福貴不行：誰家死了人，要叫他去穿穿衣裳，死了小孩，也得叫他給送送，遇上埋殯死人，抬棺打墓也都離不了他。

說到莊稼活，福貴也是各路精通：一個人能抵一個半，只是沒人能用得住他——身上有兩毛錢就要去賭博，有時候誰家的地堰塌了大壑，任憑出雙工錢，也要請他去

領幾天工——經他補過的壑，很不容易再塌了。可是就在用他的時候，也常常留心怕他順便偷了什麼傢具。

後來因爲他當了吹鼓手，他的老家長王老萬要活埋他，他就偷跑了，直到去年敵人投降以後，八路軍開到他村一個多月他才回來。

我們的區幹部初到他村裏，見他很窮，想叫他找一找窮根子，可是一打聽村裏人，都一致說他是個招惹不得的壞傢伙，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難的正派人翻身以後，區幹部才慢慢打聽出他的詳細來歷。

一

福貴長到十二歲，他爹就死了，他娘是個把家成人的人，紡花織布來養活福貴。福貴是好孩子，精幹、漂亮，十二三歲就學得鋤苗，十六七歲做手頭活就能抵住一個大人，只是担挑上還差一點。就在這時候，他娘又給他訂了個九歲的媳婦。這閨女叫

銀花，娘家也很窮，爹娘早就死了，哥嫂養活不了她，一訂好便送過來作童養媳。不過銀花進門以後却沒有受折磨——福貴娘是個明白人，又沒有生過閨女，因此把媳婦當閨女看待。

村裏有自樂班，福貴也學會了唱戲——從小當小軍（跑龍套），長大了唱正生，唱得很好。銀花來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戲，看到福貴出來，別的孩子們就圍住她說：『銀花！看！你女婿出來了！』說得她怪不好意思，後來慣了，也就不說那個了。

銀花頭幾年看戲，只是小孩子看熱鬧；後來大了幾歲，慢慢看出點意思來——倒不是懂得戲，是看見自己的男人打扮起來比誰都漂亮——每逢廟裏唱自己村裏的自樂班，不論怎樣忙，總想去看看，嫌怕娘說，只看到福貴下了台就回來了。有一次福貴一直唱到末一場，她回來誤了做飯，娘罵了一頓，她背地裏只是笑。別人不留意，福貴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來，因此誤了飯也不怪她，只悄悄的笑著跟她說一句『不能早些回來？』

福貴長到二十三，他娘得了病，吃上東西光吐。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，東屋孀也說該早點準備，福貴也請萬應堂藥店的醫生給看了幾次，吃了幾付藥也不見效。

一天，福貴娘跟東屋孀說：「我看我這病也算現成了。人常說「吃秋不吃夏，吃夏不吃秋」，如今是七月天，秋快吃得了，恐怕今年冬天就過不去。」東屋孀截住她的話道：「嫂！不要胡思亂想吧！那個人吃了五穀能不生災？」福貴娘說：「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。死我倒不怕！活了五六十歲了還死不得啦？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：給福貴童養了個媳婦在半坡上滾着，不成一家人。這閨女也十五了，我想趁我還眼給她上上頭，不論好壞也就算把我這點心盡到了。只是咱這小家人，少人沒手，麻煩你到那時候給我招呼招呼！」東屋孀滿口稱讚，又問了日期，答應給她盡量幫

辦。

七月二十六是福貴與銀花結婚的日子，銀花娘家哥哥也來送女。銀花借東屋嬸家裏梳裝上轎，抬在村裏轉了一圈，又抬回本院，下了轎往西屋去，堂屋裏坐着送女客，請老家長王老萬來陪。福貴娘嫌豆腐粉條不好，特別殺了一隻鷄，做了個四碗。

不論好壞吧，事情總算辦過了。福貴和銀花是從小就混熟了，兩個人很來，福貴娘覺着滿高興。

不過仍不出福貴娘所料，收過了秋，天氣一涼病就重起來——九月還是頂不住寒氣，肚子裏一吃東西就痛，一痛就吐，眼窩也成黑的了。

東屋嬸跟福貴說：『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，你也該準備出來，就去尋王老萬。』

王老萬說：『什麼都現成。』王老萬缺的楊木棺材。可是不論你用什麼，等

教訓他自己的孩子說：『光生意一年能

多。』

將就收罷秋，穰草還沒有鋤，福貴娘就死了。

哭。福貴也才二十三歲，比銀花稍強一點，可是只顧央人抬棺顧家裏。幸虧有個東屋孀，幫着銀花縫縫孝帽，掛掛白鞋，坐一場喪事忙亂過去。

連娶媳婦帶出喪，布匹雜貨錢短下王老萬十幾塊，連棺木一共算了

王老萬寫了一張文書。

三

小家人一共四畝地，沒有別的希望，怕還不了老萬的錢，來年就給老萬住了半個長工。銀花從兩條小胳膊探不着紡花車時候就學紡花，如今雖然不過十六歲，却已學

成了紡織好手。小兩口子每天早上起來，誰也不用催誰，就各幹各的去了。

老萬一共僱了四個種地伙計，老領工伙計說還數福貴，什麼活一說就通。老領工前十年來是好把式，如今老了，做起吃力活來抵不住福貴，不過人家可真是通家，福貴跟人家學了好多本領。

不幸因為上一年福貴辦了婚喪大事，把家裏的糧食用完了，這一年一上工就借糧，一直借到割麥。十月下工的時候，老萬按春天的糧價一算，工錢就完了，淨欠那三十塊錢的利錢十塊零八毛。三十塊錢的文書倒成四十塊，老萬念其一來是本家，二來是東家伙計，讓了八毛利。

福貴從此好像兩腿插進沙窩裏，越吃彈越深，第四年便滾到九十多塊錢本。十月裏算賬，連工錢帶自己四畝地餘下的糧食一同抵給老萬還不夠。

這年正月初十，銀花生了頭一個孩子。銀花娘家只有個嫂，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，不能來，福貴祇好在家給她熬米湯。

糧食已經給老萬頂了利，過了年就沒吃的。銀

了孩子，一頓米湯只用一把

米，福貴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鍋飯，又不敢把熬米湯
米做稠飯吃，只好把銀花米
湯鍋裏剩下的米渣子喝兩口算一頓。銀花見他兩天沒吃飯，只喂一點米渣子，心痛得
很，拉住他的胳膊直哭。

四

十四那一天，自樂班要在廟裏唱戲，打發人來叫福貴。福貴這時候正餓得心慌，
只好推辭道：『小孩子才三四天，家裏離不了人照應。』

白天對付過去了，晚上非他不行，打發人叫了幾次沒有叫來，叫別人頂他的角台
底下不要。有些人說：『本村唱個戲他就拿這麼大的架子！抬也得把他抬來！』

東屋嬸在廂房樓上聽見這話，連忙喊道：『你們都不知道！不是人家孩子的架
子大！人家裏沒吃的。三四天沒有吃飯，只喝人家媳婦點米渣渣，那能給咱們
唱？』東屋嬸這麼一喊叫，台上台下都亂說：『他早不說？正月天誰還不能給他拿個

饅？』東屋嬸說：『這孩子臉皮薄，該不是不想說那丟人話啦？我給人家送個饅人家還嫌不好意思啦！』老萬在社房裏說：『再去叫吧！跟他說明，來了叫他到飯棚底吃幾個油糕，社裏出錢！』

問題算是解決了，社裏也出幾個錢，唱戲的朋友們也給他送幾個饅，才供着他唱了這三天戲。

社裏還有個規矩：每年正月唱過戲，還給唱戲的人一些小費，不過也不多，一個人不過分上一兩毛錢，福貴是個大把式，分給他三毛。

那時候還是舊社會，正月天村裏斷不了賭博。十七這一天前晌，他才從廟裏分了三毛錢出來，一夥愛賭博的青年孩子們把他攔住，要跟他耍耍錢。他心裏不淨，急着要回去招呼銀花，這些年輕人年偏要留住他，有的說他撒不下老婆，有的說他捨不得三毛錢——話都說得不好聽：『三毛錢是你命？』『不能給人家老婆攢體己？』說得他也不好意思走開，就跟大家跌起錢來。他是個巧人，忖得住手勁，當小孩子時候，到正月天也常跟別的孩子們耍，這幾年日子過得不趁心才不要了。他跟這些年輕人跌

了一會，就把他們贏乾了，數了數贏得一塊多錢。

五

回到家，銀花說：『老領工剛才來找你上工。他說正月十五也過了，今年春淺，掌櫃說叫早些上工啦！』福貴說：『住不住吧不是白受啦！咱給人家住半個，一月賺人家一塊半；咱欠人家九十塊，人家一月賺咱三塊六，除給人家受了苦，見一月還得貼兩塊多。幾時能貼到頭？』銀花說：『不住不是貼得越多嗎？』福貴說：『省下些工担担挑挑還能尋個活錢。』銀花說：『尋來活錢不還是給人家尋嗎？這日子真不能過了呀？』福貴說：『早就不能過了，你才知道？』

他想住也是不能過，不住也是不能過，一樣不能過，爲什麼一個活人叫他拴住？『且不給他住，先去籬二斗米再說！』主意一定，向銀花說明。揣了個口袋便往集上去。

打村頭起一個光棍家門口過，聽見有人跌錢，拐進去一看，還是昨天那些青年。

有一人跑來攔住他道：『你這人賭博真不老實！昨天爲什麼贏了就走，真不算人！』福貴說：『你輸乾了，叫我跟你賭嘴？』說着就回頭要走，這青年死不放，一手拉着他，一手拍着自己口袋裏的銅元道：『騙不了你！只要你有本事，還有你贏的！』

福貴走不了，就又跟他們跌了一會，也沒有什麼大輸贏。這時候，外邊來了個大光棍。擠到場上下了一塊現洋的注，小青年誰也不敢叫他這一注，慢慢都抽了腿，只剩下四五個人。福貴正預備抽身走，剛才拉他那個青年又在他背後道：『福貴！你只能捉弄我，碰上一個大把式就把你的戲煞了！』福貴最怕人說他做什麼不如人，嘔着氣跌了一把，恰恰跌紅了，殺過一塊現洋來。那人又從大兜肚裏掏出兩塊來下在注上叫他復。他又不好意思說注太大，硬着頭皮復了一把，又殺了。那人起了火，又下了五塊，他戰戰兢兢又跌了一把，跌了兩個紅一個皮，碼錢又轉到別人手裏。這時候，老領工又尋他上工，他說：『遲遲再說吧！我還不定住不住啦！』那個青年站在福貴背後向老領工道：『你不看這是什麼時候？贏一把抵住受幾個月，輸一把抵住歇幾個

月，那裏還能看起那一月一塊半工錢來？」老領工沒有說什麼走了。

隔了不大一會，一個小孩從門外跑進來叫道：「快！老村長來抓賭來了！」一句話說得全場的人，不論賭的看的，五零四散跑了個光，趕老萬走到院裏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

晚上，福貴買米回來，老萬打發領工叫他到家，好好教訓了他一番，仍叫他給自己住。他說：「住也可以，只要能借一年糧。」老萬合算了一下：「四畝地打下的糧，不夠給自己上利，再借下糧指什麼還？不合算，不如另僱個人。」這樣一算，便說：「那就算了，不過去年的利還短七塊，要不住就得拿出來！」福貴說：「四畝地乾脆繳你吧！我種反正也打得不夠給你！」

就這麼簡單。遲了一兩天，老萬便叫夥計往這地裏担糞。

福貴這幾年才把地堰壘得齊齊整整的，如今給人家種上了，不看見不生氣，再也不願到地裏去。可是地很近，一出門總要看見，因此常鑽在賭場不出來，賭不賭總要去散散心。這樣一來二去，賭場也離不了福貴，手不夠就要來叫他配一配。

福貴從此以後，在外多在家少，起先還只在村子裏混，後來別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，有時候走得遠了，三月兩月不回來。東屋孀跟銀花說：『他再回來勸一勸他吧！人漂流的時候長了，就不能受苦了！』銀花有一回真來勸他，他說：『受不受都一樣，反正是個光！』

他有了錢也常買些好東西給銀花跟孩子吃，輸了錢認憑餓幾天也不回來剝削銀花。他常說他幹的不是正事，不願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。銀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，見他回來常是順着他；也知道靠他養活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的兩隻手養活自己和孩子。自己紡織沒錢買棉花，只好給別人做，賺個手工錢。

有一年冬天，銀花快要生第二個小孩，給人家紡織賺了一疋布。自己捨本省下叫換米熬米湯，恰巧這時候福貴回來了。他在外邊輸了錢，把棉衣也輸了

臘月穿件破衣衫，銀花實在過意不去，把布給他穿了。

臘月二十銀花又生了個孩子，還跟第一次一樣，家裏沒有一顆糧，自己滾

湯，大孩子四歲了，一直叫肚餓，福貴也餓得肚裏呱呱叫。銀花說：『你拿上』
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，就說我遲兩天給他紡花！』福貴去了，因為這幾年混得招牌
不正，人家怕他是搗鬼，推說沒有碾出來。聽着西屋的媳婦哭，她婆婆搗起簾低低叫
道：『福貴！來！』福貴走到跟前，那老婆婆說：『有點小事叫你辦辦吧，可不知道
你願意不願意？』福貴問她是什麼事，她才說是她的小孫女死了，叫福貴去送送。福
貴可還沒有幹過這一手，猛一聽了覺着這老婆太欺負人，『這些事怎麼也敢叫我
幹？』他想這麼頂回去，可是又沒說出口。那老婆見他遲疑就又追道：『去不去？去
吧！這怕甚啦？不比你去借米強？』他又想想倒也對：自己混得連一升米也不值了，
還說什麼面子？他沒有答話，走進西屋裏，一會就挾了個破蓆片捲子出去了。他找着
背道走，生怕碰上人。在村裏沒有碰着誰，走出村來，偷偷往回看了一下，村邊有幾
個人一邊望着他一邊咕咕呱呱談論着。他沒有看清楚是誰，也沒有聽清楚是說什麼，

只聽着福貴長福貴短。這時候，他躲也沒處躲，席捲也沒處藏，半路又不能扔了，有快快跑。

這次賺了二升米，可是自這次也做成了門市，誰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，青年相罵着玩，也好說：『你不行了，叫福貴挾出去吧！』

來年正月裏唱戲，人家也不要他了，都嫌跟他在一塊丟人，另換了個新把式

七

人混得沒了臉，遇事也就不很講究了：秋頭夏季餓得沒了法，偷誰個南瓜找誰個蘿蔔，有人碰上了，罵幾句板着臉受，打幾下抱着頭挨，不管臉不臉，能吃上就算。

有一年秋後，老萬的親家來了，說福貴偷了他村裏人的胡蘿蔔，罰了二十塊錢。扣在他村村公所。消息傳到銀花耳朵裏，銀花去求老萬說情。其實老萬的親家就是來打聽福貴家裏還有產業沒有，有就叫老萬給他答應住這筆賬，沒有就準備把他送到

裏去。老萬覺着他的四畝地雖交給了自己，究竟還沒有倒成死契，況且還有兩座房二十塊錢還不成問題，這閑事還可以管管，便對銀花說：『你回去吧！甲倒累甲，倒累戶，逢上這些子弟，有什麼辦法？』錢也答應住了，人也放回來了，四畝地和三間堂房，死契寫給了老萬。

寫過了契，老萬和本家一商量，要教訓這個敗家子。晚上玉家戶下來了二十多個人，把福貴綁在門外的槐樹上，老萬發命令：『打！』水淋麻繩打了福貴滿身。福貴像殺豬一樣乾叫喊，銀花跪在老萬面前死禱告。

福貴挨了這頓打，養了一月傷，把銀花半年來省下的二斗多米也吃完了。

八

傷養好了，銀花說：『以後不要到外邊跑吧！你看怕不怕？』他說：『不跑吃麼！』銀花也想不出辦法，沒說的，只能流兩眼淚。

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。這次不論比那一次也強，不上一個月工夫，回來衣裳也換了，又給銀花送回五塊錢來。銀花問他怎樣弄來的，他說：『這你不用問！』銀花也就不問了，把這幾塊錢，買了些米，又給孩子換換季。

村裏的人見福貴的孩子換了新衣裳，見銀花一向不到別人家裏支米，斷定福貴一定是做了大案。丟了銀錢的，失了牲口的，都猜疑是他。

來年正月，城裏一位大士紳出殯，給王老萬發了一張訃聞。老萬去城裏弔喪，聽吹鼓手們唱侍宴戲，聲音好像福貴。酒席快完，兩個吹鼓手來謝賓，老萬看見一個是福貴。福貴也看見席上有老萬。趕緊把臉扭過一邊。

喪事完了，老萬和福貴各自回家。福貴除分了幾塊錢，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壞事，老萬覺着這福貴却非除去不可。

這天晚上，老萬召集起王家戶下有點面子的人來道：『福貴這東西真是活够了！竟敢在城裏當起吹鼓手來！叫人家人知道了，咱王家戶下的人那還有臉見人呀？一墳一祖的，這堆狗屎塗到咱姓王的頭上，誰也洗不清！你們大家想想這這叫怎麼辦

啦？」這地方人，最講究門第清，叫吹鼓手是「忘八」「龜孫子」，因此一聽這句話，都起了火，有的喊「打死」，有的喊「活埋」。

人多了做事不密，東屋嬸不知道怎麼打聽着了，悄悄告訴了銀花，銀花跟福貴一說，福貴連夜偷跑了。

自那次走後，七八年沒音信，銀花只守着兩個孩子過。大孩子十五了，給鄰家放牛，別的孩子們常罵他是小忘八羔子。

福貴走後不到一年，日本人就把這地方佔了。有人勸銀花說：「不如再找個主吧！盼福貴還有什麼盼頭？」銀花不肯。有人說：「世界上再沒有人了，你一定要守個忘八賊漢賭博光棍啦？」銀花說：「是你們不摸內情，俺那個漢不是壞人！」

區幹部打聽清楚福貴的來歷，便同村農會主席和他去談話。農會主席說：「老萬的賬已經算過了，凡是霸佔人家的東西都給人家退了，可是你也是個受剝削的，沒有翻了身。我們村幹部昨天跟區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，打算把咱村裏的廟產給你撥幾畝叫你種，你看好不好？」福貴跳起來道：「那些都是小事！我不要求別的。要求跟我

老萬家長對着大眾表訴表訴，出出這一肚子忘八氣！」區幹部和農會主席都答應了。

晚上，借冬學的時間，農會主席報告了開會的意義，有些古腦筋的人們很不高興，不願意跟忘八在一個會上開會。福貴不管這些人願意不願意，就發起言來：

『衆位老爺們：我回來半個月了，很想找個人談談話，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這忘八氣——只要我跟那裏一站，別的人就都躲開了。對不住！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萬家長領領教，請大家從旁聽一聽。不用怕！解放區早就沒有忘八制度了，咱這裏雖是新解放區，將來也一樣。老萬爺！我仍要叫你「爺」！逢着這種忘八子弟你就得受點累！咱爺們這賬很清楚：我欠你的是三十塊錢，兩石多穀；我給你的，是三間房、四畝地、還給你住過五年長工。不過你不要怕！我不是跟你算這個！我是想叫你說說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壞人？』

老萬悶了一會，看看大家，又看看福貴道：『這都是氣話，你跟我有什麼過不去可以直說！我從前剝削過人家的都包賠過了，只剩你這一戶了，還不能清理清理？你不要看我沒地了，大家還給我留着個舖子啦！』

福貴道：『老家長！我不是說氣話！我不要你包賠我什麼，只要你說，我是什麼人！你不說我自己說：我從小不能算壞孩子！一直長到二十八歲，沒有幹過一點胡事！』許多老人們都說：『對！實話！』福貴接着說：『後來壞了！賭博、偷人、當忘八……什麼丟人事我都幹！我知道我的錯，這不是什麼光榮事！我已經在別處反省過了。可是照你當日說的那種好人我實在不能當！照你給我作的計劃：每年給你住上半個長工，再種上我的四畝地，到年頭算賬，把我的工錢和地裏打的糧食都給你頂了利，叫我的老婆孩子餓肚。一年又一年，到死為止。你想想我爲什麼要當這樣好人啦？我賭博是因爲餓肚，我做賊也是因爲餓肚，我當忘八還是因爲餓肚！我餓肚是因爲什麼啦？因爲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，十來塊錢雜貨，怕還不了你，給你住了五年長工，沒有抵得了這筆賬，結果把四畝地繳給你，我才餓起肚來！我從二十九歲壞起，壞了六年，挨的打、受的氣、流的淚、餓的肚，誰數得清呀？直到今年，大家還說我是壞人，躲着我走，叫我的孩子是「忘八羔子」，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！幸而沒有叫你把我活埋了，我跑到遼縣去討飯，在那裏仍是賭博、偷人，只是因爲日本人打

進來了，大家顧不上取樂，才算沒有再當忘八！後來那地方成了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，抗日政府在那裏改造流氓、懶漢、小偷，把我組織到難民組裏到山裏去開地。從這時起，我又有地種了、有房住了、有飯吃了，只是不敢回來看我那受苦受難的孩子老婆！這七八年來，雖然也沒有攢下什麼家當，也買了一頭牛，攢下一密穀，一大窖子山藥蛋。我這次回來，原來來搬我的孩子老婆，本沒有心事來和你算賬，可是回來以後，看見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們，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這個忘八氣，總是不敢跟我說句話。我想就這樣不明不白走了，我這個壞蛋名字，還不知道要傳流到幾時，因此我想請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釋解釋，看我究竟算一種什麼人！看這個壞蛋責任應該誰負？」

